

嘉慶壬申春棲霞郝氏曠書堂雕

列女傳補注
卷叙錄一卷

德清蔡之定題籤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列女傳補注序

歲庚午庸再遊學京師一時師友之盛日以經史古義相研究樂此不疲兀坐成疾不以爲困也時有父子著述一家兩先生者王石渠觀察暨令嗣曼卿學士也有夫婦著述一家兩先生者郝蘭皋戶部暨德配王婉佺安人也庸寓吳鑑菴通政家距石渠先生之居僅數廛因得朝夕請益而慕安人之學之名特至嘗以孝節錄從戶部乞言于安人撰讀孝節錄一首以應性情真摯文辭高曠得六朝文法書法亦遒勁唐人歐褚遺範也旣而戶部以安人所著列女傳有注八卷敘錄一卷屬

CT
3710
W28
1812
V-1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庸校定并索序言時庸久病束裝南歸有日矣凡京師名卿大夫與庸交好者無不詔庸以讀書爲戒謂當心如槁木死灰以資靜養雖庸亦以爲然然感戶部相待之雅安人誣諉之意又不能辭也力疾開卷一再勘之詮釋名理詞簡義洽校正文字精確不磨貫串經傳尤多心得不覺肅然起敬以爲當代女師一人而已矣是書先有曹大家綦母邃虞貞節三家注補注以曹爲主而兼采綦母貞節之義故名其注有虞二妃頌元始二妃曰元大也始初也夫婦爲人之大始劉氏又於此託始也注姜嫄傳姜嫄之性清靜專一曰荀子云好稼者

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是后稷之性專壹亦母教使然注簡狄傳簡狄性好人事之治曰人事謂五教之屬契明人倫本之母教注衛寡夫人傳遂入持三年之喪曰遂入非禮也喪又不應三年也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旣葬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齊女情過乎禮未爲中道斯竝微言善解禮意劉氏世傳魯詩漢志言三家魯最爲近之故熹平立石亦本魯學鄭康成箋毛用魯義尤多范史特言從張恭祖受韓詩者疏漏之談耳補注考之經傳核之毛韓其文之不同義之有異者每定爲魯詩斯亦近儒

所罕聞經生之絕業也如湯妃有藝傳曰詩云窈窕淑
女君子好逮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淑妾補注曰此魯
詩說也與毛氏異義爲鄭箋之所本而淺者未考遂議
鄭箋爲改毛矣衛姑定姜傳曰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
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補注曰畜孝也言婦能孝於姑
此魯詩說毛詩畜作助義異按鄭注禮記坊記以畜爲
孝釋文云是魯詩鄭志以爲廬子幹義同晉弓工妻傳
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
恩及草木補注曰此以爲公劉事蓋魯詩說按後漢寇
榮傳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潛夫論德化篇引行葦

及旱麓詩云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文選班叔
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皆本魯詩
說也陳國辯女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補
注曰梅當作棘楚辭注云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
婦人欲與之淫泆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
止蓋皆魯說也庸著拜經日記考王叔師楚辭章句徵
詩與毛韓不同定爲魯義與補注正合其他人所習知
及文字小異者不具著亦足證立說之精矣竊以三代
治亂之原多本女德士大夫興衰之兆亦由婦人考之
於古驗之於今昭昭然若黑白之分矣中壘斯傳爲垂

世立教之大經士人既多所不習女子又鮮能通此古道之不興蓋由是矣幸得如安人者爲之疏通疑義詮補舊說而大旨瞭然宜家置一編爲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海內之治將駸駸日上庸經生也不敢爲大言姑撫微文末義平日所誦習者應安人之屬并以質之戶部云爾

嘉慶十六年秋七月戊子日武進臧庸序

列女傳補注序

劉向列女傳八卷古有曹大家蔡母遼虞貞節三家注今皆不傳世所傳明黃省曾列女傳本及明繪圖本皆無注傳寫溷淆寢失其舊此福山王婉佺安人補注所爲作也往歲瑞辰以年家子弟問學於郝蘭臯先生先生方爲爾雅疏每寫數頁輒以見示往復討論心獲良多禱昧所及過蒙採錄旣乃出安人所著列女傳補注相示受而讀之其立論則原本禮經其詁義則讀應爾雅考譌正謬必廣證乎羣書訂異參同亦兼綜夫衆說博而不蕪精而不鑿洵足傳子政之家法紹惠姬之懿

範已顧鄙陋之見有與補注相發明者如魯漆室女傳其家倩吾兄行追之補注倩俗也今按琴操作請吾兄追之請倩形相似倩卽請之譌耳陳國辨女傳引詩墓門有棣有鴉萃止補注云棣當作棘據楚辭繁鳥萃棘爲證今按玉篇古文某作𦵏𦵏棘形相似棘蓋譌作𦵏因之毛詩作梅又作棣耳有爲補注所未及者如有虞二妃傳選于林木路史引作遜于林木棄母姜嫄傳性明而仁路史注引作性敷而仁此異字也陳寡孝婦傳頌妣將嫁之終不從母妣當爲比及三年之比非考妣延年之妣此誤字也路史啓母后趨注云趨列女傳作

嬌今啓母塗山傳竝無后嬌之文此逸文也又有與補注之說小有異同者如契母簡狄傳與其妹娣浴于元邱之水補注分妹與娣爲二據史記三人行浴爲證今按呂覽音初篇云有娥氏有二佚女鴻烈墜形篇云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皆謂娣妹二人則知史記三人實二人之譌而妹娣不得分爲二矣又據路史注引列女傳娣妹浴于元邱之水則知今本與其妹娣實字形之誤耳啓母塗山傳辛壬癸甲補注謂旣生啓方四日而遂去與書言娶四日而去不同據傳旣生啓三字在辛壬癸甲上也今按呂覽說文皆言江淮

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之日路史注引列女傳亦云娶四日而往治水啓旣生呱呱是矣又傳頌辛壬癸甲禹往敷土實承維配帝禹言之則知列女傳亦謂禹娶四日而去古本旣生啓三字乃在辛壬癸甲禹去而治水之下今誤移于辛壬癸甲止耳至傳引詩文義與毛不同補注悉訂爲魯詩以劉向爲楚元王交元孫元王嘗與申公同受詩于浮邱伯宜世傳魯學也其論肇于王伯厚而朱彝尊經義考范家相三家詩拾遺悉本之近臧氏庸亦主其說但考傳所引詩惟康王晏起關雎起興與漢書杜欽傳同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與坊記引詩

鄭注爲定姜送婦同一則師古以爲魯詩一則釋文以

爲魯詩可顯證爲魯詩說耳其以式微爲黎莊夫人作

碩人爲莊姜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經傳無徵不能

確指爲魯詩之學若以柏舟爲衛宣夫人詩與李黃集

解引韓詩合毛詩李黃集解四十一卷係集李芣苢爲

傷夫有惡疾汝墳爲家貧親老仕于亂世與韓詩章句

合行露爲夫不備禮女不肯往載馳爲許穆夫人始欲

與齊以爲國援與韓詩外傳合韓詩外傳高子問于孟

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衛女卽許穆夫人渭陽爲

秦太子瑩送晉文公與後漢書注引韓詩合行葦爲公

劉詩與趙長君吳越春秋合長君嘗從杜撫受韓詩蓋亦韓詩說也劉向所引韓詩實多似不得謂其悉本魯詩也或謂韓魯詩多同晉唐以後韓存魯亡故所引多韓詩不知其實魯詩也但劉向本傳並無傳授魯詩之說世傳魯詩特後人以前證後之詞不若據所引詩證之爲確王曼卿學上疑劉向嘗治韓詩與鄙說互有詳畧凡茲數義知無裨于鉅觀聊取證于往訓敢以質之蘭臯先生及安人庶幾無負芻蕘之詢云爾
嘉慶十有七年三月望日桐城馬瑞辰謹序

列女傳補注卷一

福山王照圓

母儀傳

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歸父號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嬖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猷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

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
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
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
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
嫂諧父母欲殺舜舜猶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
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
不怠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堯試
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嗣位升爲天子娥皇爲
后女英爲妃封象于有庠事瞽叟猶若焉天下稱二妃
聰明貞仁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
之間俗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頌曰元始二妃帝堯之女嬪列有虞承舜於下以尊事
卑終能勞苦瞽叟和寧卒享福祐

有虞二妃 有字配虞成文耳無義例也
經傳言有夏有殷有周皆然

父號瞽叟 說者皆言瞽無目或曰有目但不能分別
善惡放假爲此稱耳此傳云號甚明矣

舜能諧柔之 諧和也
柔安也

從掩 孟子作從而
掩之此脫

時既不能殺舜 史記索隱引二女教舜鳥工上廩龍
工入井疑在此句之上今本脫去之

又速舜飲酒 速召也

乃與舜藥浴汪

藥葛花之屬能解酒毒汪池也左傳曰周氏之汪

舜之女弟繫

舜女弟名敷手俗書傳寫誤合爲擊字又誤爲繫字

日呼旻天呼父母

夫子曰二呼字孟子萬章篇俱作于于卽呼也吁于古字通吁呼聲

又近俱歎息之義

選于林木入于大麓

入尚書作內古字通也內又同納廣雅云選納入也是入于大

麓卽選于林木句義重複矣文選注引曹大家注曰竹木曰林山足曰麓

事瞽叟猶若焉

若順也言二妃雖貴猶能和順於舅姑

二妃死於江湖之間俗謂之湘君

史記正義引之間下有因葬焉三字

後漢書注引湘君下有湘夫人也四字今本俱脫之

頌元始二妃

元大也始初也夫婦爲人之大始劉氏作傳又於此託始也

棄母姜嫄

棄母姜嫄者邠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迹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裡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偃翼之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邠地遂封棄於邠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卽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

武而興爲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頌曰棄母姜嫄清靜專一履迹而孕懼棄於野鳥獸覆翼乃復收恤卒爲帝佐母道既畢

以求無子

毛詩作以弗無子此蓋魯詩說也

薦之覆之

薦席也覆蓋也

鳥偃翼之

偃曲背也言飛鳥曲身以翼蔽其上下也

姜嫄之性清靜專一

荀子曰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是后稷之性專壹亦

母教使之然

能育其教

育養也長也言棄能長養服習母教也

汝居稷

居俗本作后形之誤也今書舜典亦同此誤詩思文正義引鄭注作汝居稷官可證夫后

者君也舜方命官君主之號不容施於其臣也汝居稷猶言汝作士汝作司徒耳何有后稷之稱乎

頌懼棄於野

野字失韻蓋誤

契母簡狄

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

使爲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卽位乃救之曰契百姓
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
居亳至殷湯興爲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
娥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頌曰契母簡狄敦仁厲翼吞卵產子遂自修飾教以事
理推恩有德契爲帝輔蓋母有力

與其妹娣

史記云三人行浴蓋簡狄與其妹及娣爲三人也

簡狄性好人事之治

人事謂五教之屬人所有事也契之能明人倫亦母教使之然

封之於亳

南亳也湯所都故書序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立子生商

毛詩立上有帝字此蓋魯詩

啓母塗山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辛壬癸
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
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
其教卒致令名禹爲天子而啓爲嗣持禹之功而不殞
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
謂也

頌曰啓母塗山維配帝禹辛壬癸甲禹往敷土啓呱呱
泣母獨論序教訓以善卒繼其父

辛壬癸甲

依書言是娶塗山甫四日而往治水也依此傳是既生啓方四日而遂去也

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言能代禹教訓其子而身致其化焉

持禹之功而不殞持循也殞墜也

釐爾士女毛詩作女士

湯妃有夔

湯妃有夔者有夔氏之女也殷湯娶以爲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訓致其功有夔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夔之謂也

頌曰湯妃有夔賢行聰明媵從伊尹自夏適殷勤懃治

中九嬪有行化訓內外亦無愆殃

生仲壬外丙孟子言外丙仲壬之前又有太丁蓋生子三人也

統領九嬪九嬪九御也位在三夫人下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此蓋

魯詩說也與毛氏異義爲鄭箋所本

頌自夏適殷殷當作商上下相韻

周室三母

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姒 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

女太王娶以爲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導靡有過

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

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洩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 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妘氏

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且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侃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頌曰周室三母太姜任姒文武之興蓋由斯起太姒最

賢號曰文母三姑之德亦甚大矣

有呂氏之女

北堂書鈔引女下有也字此脫

太王娶以為妃

後漢書注引此下有賢而有色四字

貞順率導靡有過失

後漢書注引作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史記正義引作率導諸子

至于成童靡有過失

太王謀事

後漢書注引作太王有事必諮謀焉

端一誠莊

後漢書注引一作懿史記正義引作壹此作一非

及其有娠

後漢書注及史記正義俱引娠作身

坐不邊立不踣

邊垂也踣跛也

太姒者

後漢書注引者下有文王之妃四字此脫

禹後有莘姒氏之女

史記正義引女下有也字此脫又有在郤之陽在渭之涘二句

以進婦道

進猶盡也

太姒生十男

十男之次管叔敘周公下與孟子及史記世家不合又成叔武霍叔處此復互

易其名疑誤

衛姑定姜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

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

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燕子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

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
奔晉晉侯使郤犢爲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
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而弗許將亾雖惡之不
猶愈於亾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
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此之謂也定公卒立敬妣之子衎爲君是爲獻公
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旣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
食飲嘆口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天禍衛國也夫吾
不獲鱒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
舍其重器於衛鱒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

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亾至境使
祝宗告亾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
誣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
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
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亾而已無告無罪其
後賴鱒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
我言惟服此之謂也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
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
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皇耳於
大邱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此之謂也

頌曰衛姑定姜送婦作詩恩愛慈惠泣而望之數諫獻公得其罪尤聰明遠識麗於文辭

公子之母也

失其名故但稱公子

以畜寡人

畜孝也言婦能孝於姑故於其歸去涕泣而送之賦燕燕詩也此魯詩說毛詩畜作

勸義

異

若令無神不可誣

無當作有本左傳襄十四年文傳云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

齊女傅母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情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

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綱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頤衣錦綱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無子姆戴嬀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毋教猱升木此之謂也頌曰齊女傅母防女未然稱列先祖莫不尊榮作詩明

指使無辱先莊姜姆妹卒能修身

姜交好

交亦姣字

碩人其碩

以為傅母作亦魯詩說也

衣錦綱衣

綱禪也毛詩作褰音苦迥切此作綱音與之同中庸引衣錦尚綱正與此合魯詩說也

砥厲女之心以高節

砥厲磨厲也高節文選注引作高其節

姆戴媯之子桓公

姆即母字也

頌莫不尊榮

當作榮尊與上下韻

莊姜姆妹

當作姆媯言為媯氏子之母也或曰當是母桓

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卻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練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費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是以

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耄俛齒也文伯引枉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彊故幅可以爲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爲正物者所以治燕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摑也摑可以爲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關內之師

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內史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舒而無窮者摛也摛可以爲三公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亾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組織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宣敬民事

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八監九御使潔奉
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令晝考其
國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大夫
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
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隸夕而習復夜而討過無憾而
後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自以怠王后親
織元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縵卿之內子爲大帶命
婦成祭服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
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

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
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汝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
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
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
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
禮也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鼈焉小堵
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敬姜
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
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
謂敬姜爲慎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讌以樂言尊賓

也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
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
祀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膚毋憂容有降服毋
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
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
子有穀貽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
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
私上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
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
聞命毋乃罪邪敬姜對曰子不聞邪天子及諸侯合民

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
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
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
也康子嘗至敬姜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閭祭悼子康
子與焉醉不受徹俎不讌宗不具不釋釋不盡飲則退
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
也

頌曰文伯之母號曰敬姜通達知禮德行光明匡子過
失教以法理仲尼賢焉列爲慈母

號戴己

姜與己不同
姓此誤耳

女一

結絲絲絕絲當作係見呂覽夫子曰韓非作鞮繫解因自結證知絲卽鞮字玉篇鞮亦作絲此

作絲俱或體字也呂覽又言勉而自爲係此傳作俯而自申之知勉又倪字之譌矣

黃耄倪齒黃髮兒齒見詩與此義同

引枉攘捲捲亦作卷又與拳同拳手譬也淮南子曰短袂攘卷

治國之要盡在經矣此以經緯喻治理也以下當有成文今未見所出

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蕪如絲類之屬

也莫與膜同內則注云皮肉之上魄莫也

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爲大行人也

捆蓋如今之梭

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關內之師綜者持絲交也

交之言久機綜往來絲纒相持形如父也關音皮變切門上木名關亦內外交之處也

組織地德國語組織作祖習古字通借此蓋作祖識因字形相涉遂誤作組織

宣敬民事國語敬作序序與敘同敘敬亦字形之誤初學記引作日中考正敘人事可知敬字

誤矣

少采夕月初學記引曹大家注曰少采降之采也以秋分祀夕月以迎陰氣也今按曹注降下

疑有脫文

書考其國國語國下有職字此脫

書而講隸隸當作肄肄習也國語作貫貫亦習也

夜而討過無憾討國語作計然作討者是也左傳日討國人日討軍實是其義

無自以怠自國語作日然作自亦通

女一

則士之妻則當作列列士上士也

其何以辟國語辟上有避字此脫

魯大夫辭而復之國語大夫作夫人

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先上祀字衍

母陷膺國語陷作搯注云搯叩也

合民事於內朝國語作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此脫

敬姜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闕闕闕也門寢門也踰過也闕門限也

繹不盡飲則退釋賓尸之祭也國語飲作飫飫燕食也不盡飲恐醉飽失儀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

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

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

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

越王句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往江之上

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

日有獻一囊糗糲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

隘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

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

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

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

母然後內之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頌曰子發之母刺子驕泰將軍稻梁士卒菽粒責以無禮不得人力君子嘉焉編於母德

楚將子發之母也

子發名舍不知其姓見荀子及國策藝文類聚引作子反誤矣

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

類聚引吳下有

邪字器下有者字此脫

王使人往江之上流

類聚引往作注此誤

味不及加美

及字衍也類聚引美作喙此誤

有獻一囊糗糒者

糗糒乾餼也

甘不踰嗑

嗑明也

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

文選注引作康樂於上無自其

二字又引曹大家注曰軍事險危故為死地也

頌士卒菽粒

粒泰非韻疑菽粒當作蔬糲

鄒孟軻母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閒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銜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

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
何以予之此之謂也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
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
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
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
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
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
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
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
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此之謂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
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
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
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
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
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
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畱其婦君子
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
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間居擁
楹而嘆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

嘆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飢羶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此之謂也

頌曰孟子之母教化列分處子擇藝使從大倫子學不進斷機示焉子遂成德爲當世冠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

文選注引鄒上有孟軻母者四字號下有日字此俱脫之

嬉遊爲墓間之事

文選注引遊作戲

此非吾所以居處子

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子下有也字間居賦注引居處子作居子

處

及孟子長學六藝

古以六經爲六藝

孟母方績

績當作織字之誤也韓詩外傳正作織而文與此異

學所至矣

所疑當作何或所上脫何字太平御覽引所上有何字可證

師事子思

史記云受業子思之門人王劭以爲人字衍

孟子曰不敏

据下文敏當作也或作敢字形之誤耳

精五飴罍酒漿

飴亦飯字耳罍用巾覆之

匪怒匪教

匪教毛詩作伊教此蓋與匪怒相涉而誤也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

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歸辨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閒視其居處禮節甚修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至閭而止良久夕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禮畢事閒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醜醜醉飽人情所有也妾反大早不敢復返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明請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

天既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頌曰九子之母誠知禮經謁歸還反不揜人情德行既備卒蒙其榮魯君賢之號以尊名

歲時禮不理

北堂書鈔引禮作祀

吾從汝謁往監之

謁告也監視也

歸辨家事

辨具也俗字作辨

天陰還失早

書鈔失作太

至閭外而止

閭里門也天陰還太早故止於里門外不欲令家人見也

臘月

月當作日臘者祭名謂獵取禽獸以祭也魯人獵較蓋其俗尚使然

禮畢事閒

書鈔引禮作祀無事字

酹醪醉飽

酹醪合錢沽酒會飲也

無二天之義也

天君也婦人以夫爲君無二尊也

遠父母兄弟

句下脫此之謂也四字

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命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滅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

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爲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
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
爲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繼母繼
母如母爲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
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
安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
如此可不救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
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成爲魏大
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
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
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
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頌曰芒卯之妻五子後母慈惠仁義扶養假子雖不吾
愛拳拳若親繼母若斯亦誠可尊

遇之甚異

遇接見也言接見五子
異其禮數不與己子同

可不救其子乎

救當作赦
字形之誤

復其家

除其徭
役也

齊田稷母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
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修士

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
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
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
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爲人
臣而事其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
欺務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
是違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
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慙而出反
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
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
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無功而食祿不
爲也況於受金乎

頌曰田稷之母廉潔正直責子受金以爲不德忠孝之
事盡材竭力君子受祿終不素食

受下吏之貨金

貨疑貨字之誤蓋稷以俸祿所餘稱
貸於人而收其息故韓詩外傳田子

謂此金所受俸祿也若受下吏貨賂而得金是貪墨
之人豈稱賢母乃有是子也今以其母斷之知事必
不然矣

故遂而無患

遂猶通
達也

補 魯師氏母

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且纒笄而朝則有君臣

之嚴

詩齊風鷄鳴正義引

纒笄而朝

士昏禮注纒緝髮纒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也

列女傳補注卷一

列女傳補注卷二

福山王照圓

賢明傳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

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于君鷄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頌曰嘉茲姜后厥德孔賢由禮動作匡配周宣引過推讓宣王悟焉夙夜崇道爲中興君

齊侯之女也

文選注引女下有宣王之后四字今脫去之

姜后脫簪珥

簪笄也珥瑱也後漢書皇后紀注引姜后有既出通三字文苑傳引無既出

二字有乃字此復脫去之又早臥晏起句兩引俱作夜臥晏起文選注亦同此作早臥非

待罪於永巷

文選景福殿賦注引注云永巷堂塗是也今按永巷漢制以爲宮中署名周則

未聞故曹注以爲堂塗耳

后夫人鳴佩而去

書大傳佩下有玉字此脫

齊桓衛姬

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甯戚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闈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邪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

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沈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也桓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泄朝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爲夫人號管仲爲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頌曰齊桓衛姬忠款誠信公好淫樂姬爲修身望色請罪桓公加焉厥使治內立爲夫人

衛姬者

文選注引作齊侯衛姬者此脫首二字

衛姬爲之不聽鄭衛之音

文選注引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

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罷朝入閨

閨宮中小門也

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

呂覽作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

色伐衛也此有闕脫而意未完善宜補正之

頌桓公加焉

加當作嘉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獻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犯奔狄

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聞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自子去晉晉無寧歲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此矣姜曰不可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况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亂不長世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有饜哉遂行過曹宋鄭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爲文公迎齊姜以爲夫人遂伯天下爲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曰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齊姜公正言行不怠勸勉晉文反國無疑公子不

聽姜與犯謀醉而載之卒成霸基

欲行而患之

患公不肯行

不可以貳

貳疑也疑其不能晉國

莘莘征夫

莘莘衆多貌毛詩作駟駟此俱本國語

能育君子於善

育謂養長而成就之

彼美孟姜可與寤言

此本二詩傳以意合之寤與晤同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羣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卽位穆姬使納羣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饑請粟於秦秦與之秦饑請粟於晉晉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掃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罃公子宏與簡璧

衰絰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匪以玉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娣姒不能相教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君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日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頌曰秦穆夫人晉惠之姊秦執晉君夫人流涕痛不能

救乃將赴死穆公義之遂釋其弟

秦穆公之夫人

人下脫也字

與簡璧

與下脫女字

上天降災

以下三十餘字左傳釋文及正義俱云古本無後人所加然此復有之未知出何書

也

婢子娣姒不能相教

娣姒猶弟姊也娣謂惠公姒穆姬自謂史記作妾兄弟不能相

教

楚莊樊姬

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卽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

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

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邱子也姬掩口

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邱子賢則賢矣未忠也

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

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

王之愛寵哉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

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今虞邱子相楚十餘年所

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

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

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邱子邱子避席不知

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頌曰樊姬謙讓靡有嫉妬薦進美人與己同處非刺虞邱蔽賢之路楚莊王用焉功業遂伯

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文選注引樊姬上有楚莊王三字彼衍王字此脫楚莊二字

好狩獵文選注引獵下有畢弋二字

王改過文選注引王上有三年二字改下無過字

姬下殿古人所居通謂之殿

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文選注引賢者下有諸侯之客與將國中士也十字而無何也

二字

妾執巾櫛巾以拂拭櫛以理髮文選注引作妾幸得充後宮自此以下文字詳畧互異而大意

則同

妾聞堂上兼女兼字疑誤

所薦非子弟弟字與下句重複文選注引弟作孫是也

於是避舍舍所居也欲辭相位故避之

頌功業遂伯伯與霸古字通與處路韻

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爲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凰不離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頰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頌曰周大夫妻夫出治土維戒無怠勉爲父母凡事遠周爲親之在作詩魴魚以救君子

周南大夫

周南韓詩云在南郡南陽之間大夫者失其名

陳素所與大夫言

素猶平日也所與大夫言即匡正其夫之詞

不罹患害

罹猶遭也

鳳凰不離於蔚羅

離亦罹也蔚亦蔚也俱古字通

而迫於暴虐

而字衍下云而能匡夫而字亦衍

王室如毀

毀缺壞也毛詩作燬此蓋魯詩也言王室多難如將毀缺不堅完也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妯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妯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泉治絲蠶織紵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若其以淫意爲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妒正爲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

在其後吾妯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頌曰宋鮑女宗好禮知理夫有外妻不爲變己稱引婦道不聽其妯宋公賢之表其閭里

女宗妯

婦人謂長婦爲妯亦謂姉爲妯也

夫人既有所好

夫人謂其夫也所好謂外妻

一醮不改

醮以酒爲禮也

執麻泉治絲蠶織紵組紃

三句本內則文蠶俗繭字紵織繒帛者組紃屬也紃

條也皆婦人所有事

以事夫室澈

此讀當以事夫為句室澈為句澈潔清也室內當須勤洒掃

漠酒醴

漠與冪同孟子母云冪酒漿也

羞饋食

羞進也饋食熟食也

若以其淫意為心而扼夫室之好

淫意當作淫慝扼把持也

天子十二

禮天子一娶十二女此句上下疑有闕脫

婦人有七見去

去為夫所出也七去之條見大戴記

號曰女宗

宗尊也

故訓是式

故古也毛詩作古

晉趙衰妻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為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反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嫖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讎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

與盾來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
爲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爲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
之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
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爲
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
之基趙姬之謂也

頌曰趙衰姬氏制行分明身雖尊貴不如偏房躬事叔
隗子盾爲嗣君子美之厥行孔備

得寵而忘舊句舍義句好新而媢故句無恩句與人

勤於隘厄句富貴而不顧句無禮句君棄此三者三

謂禮
恩義

以叔隗爲內婦婦當作子
見左傳

陶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妻也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與家富三倍
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
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
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
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
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
有元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

文章也故藏而遠害大澁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亾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君子謂荅子妻能以義易利雖違禮求去終以全身復禮可謂遠識矣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頌曰荅子治陶家富三倍妻諫不聽知其不改獨泣姑怒送厥母家荅子逢禍復歸養姑

歸休

休假也謂請假歸而休沐也

是謂嬰害

嬰猶觸也

家貧國富

令尹自毀其家以終楚國之難見左傳

欲以澤其毛

文選注及初學記引毛上有衣字此脫去之衣毛者脊背上毛如人之有衣也

君不敬民不戴

夫子曰文選秋風辭及與朝歌令吳質書注並引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

來一無來字疑在此下今脫去之且篇內多有韻之文戴來亦相韻也

荅子之家果以盜誅

盜謂荅子也大學曰寧有盜臣蓋君誅盜藏之罪并及其家唯

宥其母以其年老得不誅也

柳下惠妻

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

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
彼雖裸裎安能污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桺下既
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
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
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恥救民
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
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還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
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一
字君子謂桺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
其他此之謂也

頌曰下惠之妻賢明有文桺下既死門人必存將誄下

惠妻為之辭陳列其行莫能易之

桺下惠

姓展名獲字禽居桺下而謚惠也

無乃瀆乎

瀆與黷同握持垢污也易曰再三瀆古文作黷

油油之民

油油猶悠悠也又與滔滔形聲相近論語云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作油油或與下

文相涉而誤

油油然與之處

孟子作由由然與之偕

門人將誄之

誄纍也纍列其德行而為謚也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

不伐言其自謙下也不竭言其德器深也

屈柔從俗不强察兮

察清也言屈身和柔以從俗不强為潔清也故曰彼安能污我

雖遇三黜終不蔽兮

蔽掩也言德彌光大雖屢被黜終不能掩蔽之

愷悌君子永能厲兮

愷悌樂易也厲摩厲也

魂神泄兮

泄亦或作洩詩云聊樂我魂魂神也言魂氣泄越不可復招也檀弓曰若魂氣則無

不之也

莫能竄一字

言不能改易一字也

能光其夫矣

光充廣也言能稱揚夫德使之益廣大

頌門人必存

存在也言致其省察恤問之也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擊席橐緼

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

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黔婁既死妻獨主喪曾子弔焉布衣褐衾安賤甘淡不求豐美尸不揜蔽猶謚曰康

魯黔婁先生

黔婁姓名也同時齊有黔敖蓋其族人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皇甫謐高士傳

曰黔婁先生者齊人也是先生亦齊人此作魯或誤耳

其妻出戶曾子弔之

禮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此出戶爲受弔也弔施於

生者也太平御覽引有隱門而入立于堂下其妻出衣褐袍一十四字在曾子弔之句上爲今本所無

在牖下

禮始死遷尸於北牖下也

枕擊席橐

擊土壘未燒也橐當作橐其字從禾禾稈也

緼袍不表

緼舊絮也袍衣之有著者也不表御覽引作無表

斜引其被則斂矣

斜與邪同

以康爲謚

康樂也

食不充口

文選注引作食不充虛

君嘗賜之粟三十鍾

鍾量器名也釜十爲鍾鍾六斛四斗也

可與寤言

寤與晤同已見上

頌布衣褐衾

衾字失韻蓋衾字之誤

不求豐美

美字失韻

齊相御妻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閒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爲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爲大夫顯其妻以爲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

頌曰齊相御妻匡夫以道明言驕恭恂恂自效夫改易行學問靡已晏子升之列於君子

既歸其妻曰

曰上當脫請去二字下云妾是以去也去上又脫求字

晏子長不滿三尺

三當作五晏子春秋作六史記同

妃匹亦居多焉

妃讀爲配言賢婦能助夫以成德

楚接輿妻

楚狂接輿之妻也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娉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以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

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甌妻戴絰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

頌曰接輿之妻亦安貧賤雖欲進仕見時暴亂楚聘接輿妻請避館戴絰易姓終不遭難

持金百鎰

二十兩爲一鎰

先生以而爲義

以當作少字形之誤見韓詩外傳

乘人堅良

車堅馬良也

從之又違非義也

韓詩外傳作從之是遺義也此或誤衍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

此亦安貧賤而自食其力者故

引之以譬況

楚老萊妻

楚老萊子之妻也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葭牆蓬室木牀著席衣糲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賢士也王欲聘以壁帛恐不來楚王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畚萊挾薪樵而來曰何車跡之眾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

曰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授人官祿爲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据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此之謂也

頌曰老萊與妻逃世山陽蓬蒿爲室莞葭爲蓋楚王聘之老萊將行妻曰世亂乃遂逃亾

木牀著席

史記正義引列仙傳作枝木為牀著艾為席

老萊方織畚

畚田器織蒲為之所以盛種者也

其妻戴畚萊挾薪樵而來

既言挾薪樵則畚下萊字行也文選注引下文投其

畚亦無萊字知此行

可隨以鞭捶

捶以杖擊也

為人所制也

文選注引為上有居亂世三字與頌妻日世亂句合今本脫又制下也字衍

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

列仙傳毛上無解字衣下無之字太平御覽引列女

傳與此同唯之字作也

据其遺粒足以食也

列仙傳無据以二字此据疑据字形誤据拾也

一年成落三年成聚

聚落皆邑居之名

可以療饑

療治也療本作樂此蓋魯詩毛詩作樂

頌莞葭為葢

葢當作蔕列仙傳亦有此句

藝文類聚人部引列女傳云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

地為小兒啼或弄鳥鳥於親側今按所引與傳文異傳內亦無可附又史記正義所引列仙傳仙字蓋誤

太平御覽引作列女傳是矣

楚於陵妻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

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帚之妾

請人與計之即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遣使者

持金來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

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悄悄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頌曰於陵處楚王使聘焉入與妻謀懼世亂煩進往遇害不若身安左琴右書爲人灌園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

楚蓋齊字之誤古之於陵今長山縣濟南所屬有於陵仲子墓

子終史記集解引作子仲戰國策亦爾仲終音同古字通也

非與物無治也

韓詩外傳無非字又作北郭先生事

甘不過一肉

韓詩外傳甘上有所字

悄悄良人

此亦魯詩毛詩作厭厭

列女傳補注卷二

CT
3710
W28
1812
V.2

列女傳補注卷三

福山王照圓

仁智傳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
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
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
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康公不獻
王滅密君子謂密母爲能識微詩云無已太康職思其
憂此之謂也

頌曰密康之母先識盛衰非刺康公受粲不歸公行下

衆物滿則損俾獻不聽密果滅殞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

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魏作隗

有三女奔之

不媵為奔三女蓋同姓

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

下衆

史記正義引曹大家云羣衆粲皆多之名也田獵得三獸王不盡取以其害深也公諸侯也公

之所與衆人其議也

王御不參一族

參三也不三人同一族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為將伐羅屈瑕號莫敖與羣帥悉楚師以行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

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曼曰大

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

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

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

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鄢師次亂濟至羅羅與盧戎

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待刑王曰

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為知人詩云曾是莫聽

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

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

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

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毋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君子謂鄧曼爲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頌曰楚武鄧曼見事所興謂瑕軍敗知王將薨識彼天道盛而必衰終如其言君子揚稱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

武上脫楚字鄧國名曼其姓國語曰鄧由楚曼

師次亂濟

左傳作亂次以濟疑此有脫誤

羅與盧戎擊之

羅盧俱國名國語曰羅由季姬盧由荆媯

余心蕩

蕩動搖也

頌盛而必衰

衰字失韻蓋誤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爲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邱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邱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

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
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
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
識也

頌曰衛女未嫁謀許與齊女諷母曰齊大可依衛君不
聽後果遁逃許不能救女作載馳

衛懿公之女

據左傳是懿公之妹此言是其女又言懿公不死於翟難俱與左傳不合疑亦

本於魯詩說也

所以苞苴玩弄

苞苴裏魚肉玩好謂珠玉所以下當脫爲字楚昭越姬傳有爲字弄作好

言今者許小而遠

言字衍也

因疾之而作詩云

疾怨也怨先時不用其言今日許果不能救衛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嘉美也臧善也言許

人既無救患分災之美故衛不能復反其國都前日行嫁時固視爾不善矣我之思慮豈不遠乎又言許不救衛故衛不能濟河而北前日之思慮豈不甚神乎三章又言女子之性固善憂思然亦各有道理許人不知而過責我是乃衆幼穉且狂簡不更歷於事耳四章又言許人既不足恃必須求援於大邦當時大邦固莫如齊矣而臣無忠信可任使者果誰可依乎誰使至乎反覆思維莫如我身往齊國求救耳蓋齊桓之存衛許夫人之力也禮夫人非有大故不越境而親自如齊非禮之正義不得已故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也

頌後果遁逃

逃字失韻蓋誤

曹僖氏妻

女三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焉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負羈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爲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令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飧加璧其上公子受飧反璧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負羈之閭令兵士無敢入

士民之扶老攜弱而赴其閭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頌曰僖氏之妻厥智孔白見晉公子知其興作使夫饋飧且以自託文伐曹國卒獨見釋

聞其駢脅

駢與駢同國語注云駢并幹

設微薄而觀之

微薄也微隱蔽也薄簾也

皆善戮力以輔人

國語云以相一人此人上脫一字

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

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為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頌曰叔敖之母深知天道叔敖見蛇兩頭歧首殺而埋之泣恐不及母曰陰德不死必壽

吾聞見兩頭蛇者死

夫子曰兩頭蛇嶺外極多人視為常不以為異見劉恂嶺表錄

故爾雅云中有枳首蛇枳首即歧首也夫蛇有歧首與魚有比目正復相同比目魚所在皆有而云兩頭

蛇見之者死此流俗妄談耳

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左傳引作周書注云周書逸書

知道德之次

次敬也

頌泣恐不及

及字失韻或曰當作久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

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
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
曰諾於是爲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
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
及子子之仕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
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犁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
而交之及樂不忌之難卻害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送
州犁于荆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
將熇熇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

頌曰伯宗凌人妻知且亡數諫伯宗厚許畢羊屬以州

犁以免咎殃伯宗遇禍州犁奔荆

盜憎主人民愛其上

愛當作惡見左傳此誤

實穀不華

穀五穀也穀之實者華不繁言之至者文不耀

乃得畢羊而交之

國語作畢陽

及樂不忌之難卻害伯宗

卻上脫三字國語注樂弗忌伯宗之黨三卻害弗忌

故譖伯宗并殺之

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

夫天道虧盈而益謙伯宗既好凌人又自喜其智盈

而必虧其妻知之故著名焉爾

衛靈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鱗鱗至闕

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爲有蘧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頌曰衛靈夜坐夫人與存有車鞶鞶中止闕門夫人知之必伯玉焉維知識賢問之信然

至闕而止

闕兩觀也宮門有雙闕

知此謂誰

謂當作爲

公反之

反之謂不以實告也

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

道字疑衍又引詩不見其人毛詩作身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爲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娣戎子皆嬖

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爲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聞諸侯之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緦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爲太子高厚爲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

頌曰齊靈仲子仁智顯明靈公立牙廢姬子光仲子強

諫棄適不祥公既不聽果有禍殃

宋侯之女

侯當作公宋國子姓公曾也

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爲太子

聲姬顏懿姬之姪也懿姬無子故以聲姬

子爲太子

聞諸侯之難

聞當作聞字形之誤見左傳

是專緦諸侯

緦左傳作黷古字通也

君心悔之在我而已

心當作必悔之下脫公曰二字見左傳

誠禍之萌也

誠當作識或作誠俱字形之誤

高厚微迎光

高厚當作崔杼之誤見左傳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爲魯使至齊

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
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
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魯之寵
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
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
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
而興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
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
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
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

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
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
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
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趨饗戰鬪之士而繕甲
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善
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
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
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
治矣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
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

微見遠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頌曰臧孫之母刺子好威必且遇害使援所依既厚三家果拘於齊母說其書子遂得歸

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通壁言屋廬相接壁鄰言近

文仲微使人遺公書微隱匿也祕不欲人見

斂小器投諸台台地名也春秋襄十二年莒圍台注云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卽此又臧母

說云取郭外萌內之城中之既有城郭可知爲地名矣

臧我羊羊有母臧善也羊祥也祥亦善也羊性孝善養母故美善字俱從羊

食我以同魚同與銅古字通銅魚送死之具以飾棺非可食之物言被拘囚飢餓欲死也

臧孫母泣下襟曰襟上脫霑字襟與衿同顏氏家訓引曹大家注云衿交領也

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萌萌芽也蓄聚疏材之屬也言收斂蓄聚勿以

資敵人必言萌者幼少之稱以書言斂小器也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叔

向名勝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

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

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

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爲勝與鮒

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

子常不遂今勝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

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壙陰
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
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
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爲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日不
顯莫予云觀此之謂也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
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
而無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
子而亾一國兩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
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
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

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
美光可監人名曰元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宥有豕心
貪恠毋期忿戾無饜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用
不祀且三代之亾及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
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
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曰伯碩伯
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妣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
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
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祁勝爲亂晉人殺食
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爲能推類詩云如彼

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爲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頌曰叔向之母察於情性推人之生以窮其命叔魚食我皆貪不正必以貨死果卒分爭

羊吾子之妻也
晉獻公時有羊吾大夫此其子孫也見左傳

一姓楊氏

國語注云楊叔向邑

叔向名盼

盼當作盼

是於夫子不容也

於字誤疑當作彰

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

食音嗣遂長也言飼哺其子不擇肉而啖之故其子

不能遂長

於是乃盛以甕埋壚陰

壚與廬同廬陰屋後也

都吏至

都吏都邑之吏也

叔姬不欲娶其族

不字衍見左傳

光可監人

監左傳作鑑

宥有豕心

宥左傳作實此字形之誤

夔是用不祀

是用猶言是以

及恭太子之廢

恭太子申生謚也驪姬譖殺之

食我號曰伯碩

食音嗣碩左傳作石

而視之曰

視相察其形貌也

是虎目而豕喙

豕國語作喙

遂不見

見國語作視注云不自養視

為國贊理

理士官也贊佐也左傳曰叔魚攝理

遂族邢侯氏

族左傳國語俱作施此字形之誤耳國語曰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注云施

勅捕也

晉范氏母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

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柰何長者曰明君不問

不為亂君不問而為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

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

將有馬為也已而開囿示之株夫山遠而囿近是民一

悅矣夫險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悅矣既畢而賤

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

母母喟然嘆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

能布仁乘偽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

范氏母為知難本詩曰無忝爾祖式救爾訛此之謂也

頌曰范氏之母貴德尚信小子三德以詐與民知其必滅鮮能有仁後果逢禍身死國分

范獻子之妻也

獻子宣子之子范鞅也

園中多株

株木根也

可以三德使民

德恩惠也

將有馬爲也

馬字衍蓋涉上文而誤加之

夫險阻之山

夫當作去

無忝爾祖式救爾訛

毛詩上爾作皇訛作後此作訛誤也

魯公乘嬖

魯公乘嬖者魯公乘子皮之嬖也其族人死嬖哭之甚

悲子皮止嬖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爲相子皮問嬖曰魯君欲以我爲相爲之乎嬖曰勿爲也子皮曰何也嬖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子皮曰嬖欲嫁何不早言嬖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以此相一國據大眾何以理之譬猶揜目而別黑白也揜目而別黑白猶無患也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爲也子皮不聽卒受爲相居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

公乘奴緣事而知弟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然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詩云薤兮薤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日子皮之姊緣事分理子皮相魯知其禍起姊諫子皮殆不如止子皮不聽卒為宗恥

魯公乘子皮之奴也

公乘姓也子皮名奴姊也

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

數猶速也言婦人之事須唱而後和子既不復言嫁

矣我寧必求速嫁於子乎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

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為之慘者其鄰

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邪吾為子求偶

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為不

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

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

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

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亾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

溺流而死今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

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偽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

父子皆被其辱禍及眾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

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
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
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頌曰漆室之女計慮甚妙維魯且亂倚柱而嘯君老嗣
幼恩悖姦生魯果擾亂齊伐其城

魯漆室邑之女也後漢郡國志東海郡蘭陵有次室亭注云地道記曰故魯次室邑列

女傳有漆室之女或作次室

女倚柱而嘯嘯吹口作聲也

莫不為之慘者後漢書注引作心莫不慘慘者案慘與燥同燥燥愁不安也詩曰念子燥

燥

馬佚佚與逸同言走失也

其家倩吾兄行追之倩借也

今吾終身無兄今當作令

婦人轉輸轉運也輸猶納也言婦人輓運糧芻

魏曲沃負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為魏太子
魏哀王使使者為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
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強
者為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

王中人也不知其爲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開會使於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麻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所以就之也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爲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亾也以未

喜般之興也以有嬖亾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大妲亾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睢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睢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閒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賜負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君

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頌曰魏負聰達非刺哀王王子納妃禮別不明負款王

門陳列紀綱王改自修卒無敵兵

曲沃負者

負老嫗之稱漢書注曰俗謂老大母為阿負

王亂於無別

於字疑誤或亂上有脫字下文云王從亂無別是也

如耳未遇閒

閒隙也言未逢可言之時

負因款王門而上書

款叩也

婦人脆於志靡於心

脆爽也字當作脆靡情也商子曰寡情之農勉疾

早成其號謚所以就之也

婦人無謚如春秋紀伯姬叔姬之類生既為號死便

為謚非別有謚也就終也言伯仲之號自其生時已定其終卒所以專一其心志之義也

節成然後許嫁

節成言骨節成壯也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

夫人二字衍也文選注引無之起興

作預見又引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漢書杜欽傳云佩玉晏鳴關雎嘆之藝文

類聚張超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是皆以關雎為刺詩漢書注云此魯詩也

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

乘四也匹二也少儀曰乘壺酒

言四壺酒也匹處雌雄同處也雎鳩摯而有別故張超賦云感彼關雎德不雙侶文選注引處字作游

勞來國家

勞來勤於事也來音資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為將將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

王曰何以日始妾事其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卽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曰不也括旣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爲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匪我言耄爾用憂謹此之謂也

頌曰孝成用括代頗距秦括母獻書知其覆軍願止不得請罪止身括死長平妻子得存

身所奉飯者以十數

奉手持也尊敬其人故親以飯奉之若記云執醬而饋然也

東向而朝軍吏

東向居尊位也

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

藏藏也古書藏俱作藏

妾得無隨乎

隨從也言括若有罪得不從坐乎

列女傳補注卷三

列女傳補注卷四

福山王照圓

貞順傳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

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頌曰召南申女貞一修容夫禮不備終不肯從要以必死遂至獄訟作詩明意後世稱誦

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

此易傳文也禮

記經解引下二句漢書越絕引上二句說苑全引之而俱稱易曰

夫家輕禮違制

北堂書鈔引作夫家輕我

而作詩曰

此魯詩說也韓詩外傳同

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

儀宜也韓詩外傳作宜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於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傳來也

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以為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掉痛以為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頌曰伯姬心專守禮一意宮夜失火保傅不備逮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賢之詳錄其事

春秋書曰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魯使大夫季文子於宋致命於伯姬

此句難曉左傳作施及未亡人五字

使下而有知

說者言十當作七景當作平俱字之誤是也

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

也

伯姬之婦道盡矣

此上四句本穀梁傳曰更宋之所喪財也又曰善之也

衛宣夫人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

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頌曰齊女嫁衛厥至城門公薨不反遂入三年後君欲同女終不渾作詩譏刺卒守死君

衛宣夫人

太平御覽引作衛寡夫人與本傳魯寡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婦同今本寡作宣字

形之誤耳易說卦宜髮作寡髮亦其例

遂入持三年之喪

遂入非禮也喪又不應三年也會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

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然則準斯以論齊女行嫁雖至城門既衛君死於義當遵斬衰而弔既葬遂除如斯而已齊女斷以三年喪過乎哀情過乎禮狂狷之行未為中道尋釋聖言蓋因婿女天殂未為夫婦故不容成服備禮鄭以經文齊衰乃是蒙婿而言猶未顯女為夫之服故補足經文以為女服斬衰良由經言吉日已有為夫婦之漸故各服其本服禮緣義起實則未為夫婦故禮以義終弔服齊斬為權以恩葬而除服遂斷以禮且女嫁從夫今未成嫁誰適為從安有生未同牢之人可服斬衰而持三年喪者乎假令可行即與已為夫婦者又何以別焉謹依經義詮釋傳文齊女之行殆未免賢者之過與

請願同庖

御覽引此下有唯夫妻為同庖六字蓋引注文也

乃作詩曰

此亦魯詩說也然則女不聽同庖之言至於兄弟觀怒羣小見侮石席盟心標辟悲

吟觀其摛詞終託奮飛乃知此女遂終於衛而不復歸良足稀已

勞辱而不苟

苟字疑誤

言不失也

也疑已字之誤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言左右之人威儀雖美而無可選用彼皆羣小耳常侮辱我使

之不安於衛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

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

頌曰宋女專慈持心不願夫有惡疾意猶一精母勸去歸作詩不聽後人美之以爲順貞

芣苢之草雖其臭惡

韓詩章句曰采芣傷夫有惡疾也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草

詩人以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與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見文選注是魯韓義同

頌持心不願

願當作傾與下韻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

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頌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遇行節反菲傳母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壹終不肯歸

式微式微胡不歸

微隱蔽也歸大歸也言夫人不
得見君自處幽隱何不歸去也

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

中路路中也言所以微者以
君不見納之故去將安歸何

爲而行路中也答傳母以明己不去之意此亦魯
詩也毛詩路作露以爲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結其衿縉誠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誠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誠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尔之衿縉父母之言謂何始姊妹誠之門內曰

夙夜無愆尔之衿鞶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墜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紉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駟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輜駟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駟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頌曰孟姬好禮執節甚公避嫌遠別終不冶容載不竝乘非禮不從君子嘉焉自古寡同

躡男席語不及外

躡猶踐也躡上脫不字內則曰男女不同席又曰女不言外

結其衿襦

衿衣小帶也縞綾也詩曰親結其縞

無違宮事

無上當脫夙夜二字下夙興夜寐當行興寐二字

夙夜無愆尔之衿鞶

鞶大帶也士昏禮云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注云視今文作示然

則此作尔者示字之誤耳上云尔之衿襜亦然

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禮塔升堂再拜奠鴈降

出此言親受之於父母也三顧二字疑涉下文而誤衍

親迎之綬自御輪三曲顧姬與迎當作授字之誤也士昏禮云壻御婦車

授綬是其義自御輪三為句昏義云御輪三周是也曲顧姬與與當作與亦字之誤曲顧者詩曰韓侯顧

之毛傳曲顧道義也

三月廟見士昏禮舅姑在者以昏之明日質明贊見婦于舅姑若舅姑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即此云廟見之禮也

駟馬立車立車者立乘之車婦人不立乘乘安車坐必以几也

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闕門限也輜駟車四面屏蔽也

下堂必從傅母保阿母與姆同女師也阿倚也親而倚之蓋慈母也內則曰其次為

慈母其次為保母然則傅者傅之德義保者保其身體師者道之教訓阿者倚以居處或曰阿與娶音義

同娶女師也

進退則鳴玉環佩肉好若一謂之環書大傳曰夫人鳴佩玉于房中

內飾則結紉綢繆內飾衣中之飾也結締也紐系也綢繆猶纏絲也皆言結束自整飾

野處則帷裳擁蔽帷裳童容也以帷障車傍如裳以爲容飾謂之童容也內則曰女子

出門必擁蔽其面

今立車無駟駟當作駟字之誤也後漢書注引作駟

姬氏蘇姬蓋婦人美稱耳不當言氏似失之

綢直如髮綢密也言賢女操行細密正直如髮之美也

頌執節甚公

公當作恭聲之誤也

載不並乘

並當作立字形之誤也蓋立誤作並俗又作並矣

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與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

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頌曰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新遂死不顧列於貞賢

乃作詩曰穀則異室

穀生也以爲息夫人作亦魯詩說也

故序之於詩

此魯詩序不知列於何國之風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

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滄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丈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依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杞梁戰死其妻收喪齊莊道弔避不敢當哭夫於

城城爲之崩自以無親赴淄而薨

齊杞梁殖之妻也文選注引齊上有杞梁妻者四字今脫去之

莊公歸遇其妻水經注引作其妻將赴之道逢齊莊公公將弔之與今本異

下妾不得與郊弔水經注引得作敢

內外皆無五屬之親婦人以夫家爲內母家爲外五屬五服之屬也

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文選洞簫賦及求通親親表注俱引枕作就此

字形之誤耳城營城也夫戰死於此因就屍而哭之作就字是也枕則非禮矣選注引哭下有之字此脫

內誠動人誠當作誠字形之誤

十日而城爲之崩水經注及後漢書注藝文類聚俱引十作七文選注仍作十

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引蓋亦魯詩與毛詩異

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爲伯莒之戰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櫛柳異巾櫛所以施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喪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

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豈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承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闔閭勝楚入厥宮室盡妻後宮莫不戰慄伯嬴自

守堅固專一君子美之以爲有節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

吳八郢之歲當秦哀公之世上去秦穆公之時遠矣不知何字

之誤

楚與吳爲伯莒之戰

伯莒左傳作柏舉古字通耳

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櫛枷異巾櫛曲

禮文

所以施之也

施讀爲稷施易也所以變易其邪心

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

勇謂持刃誓以必死也精疑當作靜言其貞靜專壹也

莫莫葛藟

藟與藟同毛詩作藟釋文藟又作藟藟省因又作藟耳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畱夫人漸

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

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

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

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

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畱必死

然弃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畱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

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爲苟

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

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頌曰楚昭出遊畱姜漸臺江水大至無符不來夫人守節流死不疑君子序焉上配伯姬

忘持其符

符信也剖竹分而持之合以爲信也

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

藝文類聚引作大王與宮人約命曰召若

必以符

處約持信

處即處字尋其文義當作據缺壞作處又作處耳據猶持也

頌上配伯姬

即宋伯姬逮火而死者

楚白貞姬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娉焉以

輜軒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爲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娉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弃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爲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娉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頌曰白公之妻守寡紡績吳王美之媵以金璧妻操固行雖死不易君子大之美其嘉績

號曰貞姬楚君子謂

楚當在貞姬之上傳寫者誤倒其文耳藝文類聚引不誤

頌美其嘉績

績疑當作蹟字形之誤蹟與迹同

衛宗二順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及其傅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

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綈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邪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怠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

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傳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頌曰衛宗二順執行咸固妾子雖代供養如故主婦慙讓請求出舍終不肯聽禮甚閒暇

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及其傳妾也

而字衍六國時衛無稱王者此

靈王不知何人也下云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亦不可曉據史記衛君角廢為庶人而衛祀絕矣傳妾傳御之妾也傳近也夫子曰下文言靈民受三不祥恐靈王即靈氏之誤耳

孺子養我甚謹

孺子謂傳妾也蓋婦官之貴者曰孺子亦猶大夫妻曰孺人耳

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

聊賴也賴之言利也言以妾禮事我我不敢當

此於我不利也

今我無子於禮斥綈之人也

綈與黜同言婦人無子於禮當出黜猶出也

不幸早終

太平御覽引不上有公字此脫

今夫人難我

難猶煩苦也言夫人以我供養為難也

魯寡陶嬰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鵠頸獨

宿兮不與眾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間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此之謂也頌曰陶嬰少寡紡績養子或欲取焉乃自修理作歌自明求者乃止君子稱揚以爲女紀

無強昆弟

強壯也北堂書鈔引無強字

鵲頸獨宿兮

鵲當與宛同宛轉也

嗚呼哉兮

哉上脫哀字書鈔引未脫

雖有賢雄兮

書鈔引雄作匹

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

思睿也諡法曰道德純一曰思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取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娉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弃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

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頌曰高行處梁貞專精純不貪行貴務在一信不受梁娉劓鼻刑身君子高之顯示後人

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

藝文類聚引無早死二字文選注引有之

狗俱作犬選注引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所引即

此注之文也

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

類聚引妾下有宜以身薦棺槨六字其下方云

守養幼孤不得專意言不得專意從夫也今脫去六字詞與義俱窒矣又不得專意句下直接妾聞婦人之義云云以全貞信之節句下直接棄義而從利云云是唐本止如此宋本又衍數句宜據以刪去之

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

念疑今字

之誤又此四句類聚引無之或本在注中傳寫者誤入正文耳當更詳之

陳寡孝婦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它兄弟備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

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
襁緥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
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
母曰吾憐汝少年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
不載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
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爲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
不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
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
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
二十八年始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

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
復之終身號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
也人秉心寒淵此之謂也

頌曰孝婦處陳夫死無子妣將嫁之終不聽母專心養
姑一醮不改聖王嘉之號曰孝婦

慈愛愈固

慈亦愛也內則曰慈以旨甘

受嚴命而事夫

嚴命父母之命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屬妾以其老母

屬託也

淮陽太守以聞

漢地理志陳屬淮陽國是不爲郡矣而云太守者或孝文帝時曾改爲郡

而史缺歟不則太守二字誤也

漢孝文皇帝

漢字後人
妄加之

頌聖王嘉之

王當
作主

列女傳補注卷四

CT
3710
W28
1812
v.3

列女傳補注卷五

福山王照圓

節義傳

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

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伯御作亂由魯宮起孝公乳保臧氏之母逃匿孝公易以其子保母若斯亦誠足恃

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

孝公名稱武公少子也

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

公羊傳云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注云不

離人母子因以娛公也

十一年

言伯御立十一年也

於是請周天子

周天子者宣王也伐魯立孝公事見國語

楚成鄭瞖

鄭瞖者鄭女之嬴媵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瞖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行者顧子瞖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爲夫人子瞖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瞖遂不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壹顧可以得之已得而遂不顧何也子瞖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爲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

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爲夫人處
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爲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
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旣置而黜之必爲亂
矣且其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
夫人子晷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
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晷謂其保曰
吾聞婦人之事在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
不能藏夫昔者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
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
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

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職商
臣庶弟也子晷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
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
不吾應其以太子爲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
生衆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
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
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與師作亂圍王
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至仁
孰能以身誠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子晷先識執節有常興於不顧卒配成王知商臣

亂言之甚強自嫌非子以殺身盟

鄭晉者鄭女之嬴媵

鄭晉文選詩注引作楚成鄭子晉者嬴秦姓也媵從嫁也蓋秦

人嫁女於楚而鄭以子晉媵之也故曰鄭女之嬴媵禮一國嫁女二國往媵之也

宮人皆傾觀

傾側也禮頭容直曰容端傾觀非禮也

子晉直行不顧徐步不變

直猶但也或曰直行正直而行不傾顧也徐步不變

足容重也

子晉遂不顧

選注引遂下有行字此脫

已得而遂不顧何也

已得二字疑涉土句以得而行也

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為容

端正不傾側也顏眉目之間也

遂幸無罪

幸亦罪也言王之不明以無罪為罪也

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

太子謂職也王卒以職為太子

事見左傳

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

此太子謂商臣也寤與悟同覺也釋猶舍也

非至仁孰能以身誠

誠救也言子晉殺身成仁以教誠王也

頌以殺身盟

盟猶明也

晉圍懷嬴

懷嬴者秦穆公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圍質於秦穆

公以嬴妻之六年圍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

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烏飛反鄉狐死首

邱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

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
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
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
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圍
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頌曰晉圍質秦配以懷嬴圍將與逃嬴不肯聽亦不泄
言操心甚平不告所從無所阿傾

懷嬴者秦穆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

穆下脫公字
子下脫圍字

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

友當爲交
字形之誤

狐死首邱

首猶向也言死時必正
向其故邱不忘本也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
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
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
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
曰昔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
婢子之身爲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
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狐死矣乃復謂越姬越
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
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

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
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
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弊邑寡君
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
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開死爲榮妾不敢聞命於
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
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
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
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
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

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
皆將爲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
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
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旣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
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
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
能死王弟子閻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
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
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
死越姬之謂也

頌曰楚昭遊樂要姬從死蔡姬許王越姬執禮終獨死
節羣臣嘉美維斯兩姬其德不比

越姬參右

藝文類聚引右作乘

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

附社臺名也文選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

夢之臺注引漢書音義張揖曰雲夢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其中有臺館

既驩

驩與歡同喜樂也

寡君受之太廟也

昏禮自納采以下壹受之於廟

有赤雲夾日如飛鳥

鳥當作鳥見左傳

庸爲去是身乎

庸豈也言移禍於股也

乃伏師閉壁

壁壁壘也伏師閉壁爲王薨故恐爲敵所乘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邱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羣臣曰
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邱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
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
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
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
身何忍以歸邱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
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
何也邱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
以不死死又何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

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爲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蓋將之妻據節銳精戎既滅蓋邱子獨生妻恥不先陳設五榮爲夫先死卒遺顯名

戎伐蓋殺其君

夫子曰蓋國名也竹書紀年西戎滅蓋在周幽王六年

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

將節言爲將之節也果生疑樂生之形誤

忠孝忘於身

忘亦亾也古字通用

周書曰

未見所出

以爲卿而使別治

時蓋已滅故授以地而使別爲治也

頌陳設五榮

五榮之義未詳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

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邪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亾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

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況以禮義治國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頌曰齊君攻魯義姑有節見軍走山棄子抱姪齊將問之賢其推理一婦爲義齊兵遂止

魯義姑姊者

姑姊者謂父之姊也父姊爲姑姊父妹爲姑妹然據傳言兄之子則當爲姑妹

矣此字形之誤後
傳梁節姑姊亦然

不能無義而視魯國視猶生也如長生从視之視

賜婦人束帛百端幣帛之數十箇爲束百端五十箇也

公正誠信公上當脫君子謂義姑姊六字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地登夏屋誘代王使廚人持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

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

頌曰惟趙襄子代夫人弟襲滅代王迎取其姊姊引義理稱引節禮不歸不怨遂畱野死

地登夏屋地字誤史記世家作北

使廚人持斗以食代王斗史記作料料勺也說者謂形方有柄取斟水器

陰命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史記集解各一作雉蓋宰

人名也史記料
上無一字此衍

事代之王之字

以弟慢夫

太平御覽引注云
謂慢棄不爲立節

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

大夫君曰主
殘戕殺之也

自殺於靡笄之地

靡與摩同史記作摩笄自殺代人
麟之所死地名之爲靡笄之山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

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邪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霑襟相入言於王

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
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此之謂也

頌曰義繼信誠公正知禮親假有罪相讓不已吏不能
決王以問母據信行義卒免二子

吏訊之被一創訊問也
創傷也

子雖痛乎獨謂行何藝文類聚引
行作義此誤

絜而有讓絜猶挈也言執持
然諾堅固不移也

頌親假有罪親親子假
假子也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
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
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滄下齋休焉婦人採
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
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
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
意妾亦無淫泆之志收子之齋與笥金秋胡子遂去至
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嚮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
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
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

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
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竝亾必不遂矣
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
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
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秋胡子婦之謂也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頌曰秋胡西仕五年乃歸遇妻不識心有淫思妻執無
二歸而相知恥夫無義遂東赴河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

文選注及藝文類聚引潔婦
上有魯秋胡三字妻上有之

字也下疊秋
胡子三字

去而官於陳

類聚及選注
引官俱作宦

見路傍婦人採桑

類聚及選注引作有美婦人
方採桑此脫有美方三字

若曝採桑

類聚引作暑日
若曝獨採桑

願託桑蔭下滄

類聚引蔭作陰
下滄作下一食

下齋休焉

齋行裝所持
也休息也

力桑不如見國卿

類聚引
國作公

吾有金願以與夫人

類聚及選注引吾
上俱有今字此脫

吾不願金

類聚及選注引作
吾不願人之金

使人喚婦至

選注引作母使人呼其婦婦至
此脫母其婦三字又呼誤作喚

子束髮辭親往仕

選注引束髮下有
修身二字此脫

五年乃還

選注引還上有得字

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

選注引當下有見親戚三字而無所悅以下八字太平御覽引作當懼喜乍馳乍驟揚塵疾至思見親戚云云乃知此及選注俱有缺脫而此更誤不可讀也

下子之糧以金予之

選注引糧作裴予作與

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

本孝經文其人當作他人此涉

上而

君子曰

上已有君子曰三字此行宜刪或君子當作孔子

惟是褊心

毛詩是作此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仕

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淫於鄰人恐主父覺其淫者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爲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日主父至其妻曰吾爲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進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不忠猶與因陽僵覆酒主大怒而笞之既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笞欲殺之媵知將死終不言主父弟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媵婢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爲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妾

獨生是無禮也代主之處是逆禮也無禮逆禮有一猶愈今盡有之難以生矣欲自殺主聞之乃厚幣而嫁之四鄰爭娶之君子謂忠妾爲仁厚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驕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頌曰周主忠妾慈惠有序主妻淫僻藥酒毒主使妾奉進僵以除賊忠全其主終蒙其福

自衛仕於周二年

藝文類聚初學記引作周室大夫仕於周戰國策云周之上堊有丈

夫官三年不歸

猶與

言疑惑不定也曲禮曰定猶與

因陽僵覆酒

陽與佯同僵猶什也國策曰因佯僵而什之覆謂傾覆也

主大怒而笞之

大蓋父字之誤也類聚初學記俱引作主父

殺主以自生

主謂主母也國語曰主孟昭我注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柰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倘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吾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

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
臣曰今魏國已破亾族已滅子匿之尙誰爲乎母吁而
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
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
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
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
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
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
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君
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爲孺子室於宮擇
諸母及阿者必求其寬然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
使爲子師次爲慈母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
人無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恩出
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此之謂也
頌曰秦旣滅魏購其子孫公子乳母與俱遁逃守節執
事不爲利違遂死不顧名號顯遺

魏公子之乳母

母下脫也字

殺魏王瑕

史記殺作虜瑕作假

匿之者罪至夷

匿隱也夷滅也言滅其族

矢著身者數十

韓詩外傳云著十二矢

寵其兄爲五大夫

五大夫第九爵也

擇諸母及阿者

阿倚也言可倚託也內則作可蓋聲借字耳若讀作可則擇於諸母即擇

其可矣何假更言可者也

必求其寬然慈惠

內則然作裕

乳狗搏虎伏雞搏狸

乳者乳哺之也伏之言抱也搏擊也皆恐傷其子

頌與俱遁逃

當作逃遁文誤倒又失韻

名號顯遺

遺字蓋誤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也因失火兄子與其己子在內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

人將自趣火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誤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污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梁節姑姊據義執理子姪同內火大發起欲出其姪輒得厥子火盛自投明不私已

梁節姑姊者

姊當作妹今本俱誤唯左傳釋文不誤引此傳稱梁有節姑姊謂父之妹也是

矣

因失火

太平御覽引
作其室失火

兒子與其己子在內中

其字或
己字衍

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恩

投謂投諸火也前已一
再投之矣失母之恩孰

甚焉節姑姊
亦忍矣哉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
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
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
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
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

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母云置鏡奩中乃
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
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
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
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爲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
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
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
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
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
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

哭哀慟傍人莫不爲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頌曰珠崖夫人甚有母恩假繼相讓維女亦賢納珠於關各自伏愆二義如此爲世所傳

珠崖令之後妻

令字誤也後漢郡國志朱崖屬合浦郡此稱朱崖令則當在後漢時其誤審矣漢武帝元封元年立珠崖郡見賈捐之傳

繼母連大珠以爲繫臂

連綴也繫臂以繩貫珠繫臂爲飾也急就篇曰係臂琅玕

虎魄龍璧碧珠璣玫瑰璽

法內珠入於關者死

內與納同珠崖以產珠得名恐官吏不廉私自懷挾入關故坐

此者法至死也

置之母鏡奩中

奩當作鏡盛鏡之器也或曰盛香器亦名鏡其字又作奩也

關候士吏

士當作主字形之誤

吏曰嘻此值法

值當也言犯法當刑也

願且待幸無劾兒

劾推覈也所以覈有罪也

與弱小俱

俱偕也言與兒女輩偕行意緒煩亂無所省記也

欲強活初身

太平御覽引身作耳此蓋形誤

女五

哀慟傍人

慟當爲動誤
衍其傍耳

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

就成也言不
能成獄辭

郟陽友娣

友娣者郟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
李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
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
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其殺吾兄者爲誰延壽曰田
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
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
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

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
縱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而去不
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
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纏自
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
墓君子謂友娣善復兄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季
兒可以爲則矣

頌曰季兒樹義夫殺其兄欲復兄讎義不可行不留不
去遂以自殃馮翊表墓嘉其義明

友娣者郟陽邑任延壽之妻也

友愛也娣女弟也郟
陽縣屬左馮翊見漢

地理志

與延壽爭葬父事

其事今所未詳

遂振衣欲去

振動也動衣去塵也

遂以緹自經而死

緹絲之粗類有節者也玉篇
錢貫也漢食貨志臧緹千萬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為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亾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頌曰京師節女夫讎劫父要女聞之不敢不許期處既成乃易其所殺身成仁義冠天下

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

三輔黃圖引無之妻二字

使要其女為中譎

要約也藝文類聚引中譎作中間

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

類聚引女計作計女計字屬上句此文誤

耳倒

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

類聚引曰旦作因曰二字日作夜今本俱誤

列女傳補注卷五

列女傳補注卷六

福山王照圖

辨通傳

齊管妾媵

妾媵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媵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邪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媵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

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
邪夫伊尹有夔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
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邪舉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
之少可少邪駛驪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
邪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
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
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邪古有白水之詩
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
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
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佐
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媵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
芻蕘此之謂也

頌曰桓遇甯戚命管迎之甯戚白水管仲憂疑妾進問
焉爲說其詩管嘉報公齊得以治

妾媵者

媵有才辨之名也音菁

將車宿齊東門之外

將扶進也

昔者太公望

此皆媵之言也昔者上脫媵日二字

舉子生五歲而贊禹

舉與臯同史記正義引作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太家注云陶

子者臯陶之子伯益也

駛驪生七日而超其母

駛驪馬父贏子之駿名也剖母腹而生生七日而踰其母

言其
強力

古有白水之詩

逸詩也

浩浩白水儵儵之魚

管子小問篇作浩
浩者水育育者魚

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

欲得仕國家也

管子作未有室家而安召我
居甯子其欲室乎與此不同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爲郢大夫有人王
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絀之處家無幾何其
母亾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亾布八尋令尹盜之
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寧

人不爲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
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
柰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
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
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
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
過也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
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
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

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
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千鎰母讓金布曰妾豈
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
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
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江乙失位乙母動心既歸家處亾布八尋指責令
尹辭甚有度王復用乙賜母金布

當恭王之時乙爲郢大夫

恭王莊王之子戰國策乙當荆宣王之時郢楚別邑

也或曰楚都

請於王而紕之

紕黠也

其母亾布八尋

八尺爲尋倍尋爲常五尺爲墨倍墨爲丈八尋長六丈四尺也亡失也

門不閉闕

闕以橫木持門戶也

無理人者也

理治也

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

譏諫也又呵察也

命吏償母之布

償還也

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

喻與諭同曉譬也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爲弓三
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
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於君平

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
爲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
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
絕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
至今昔帝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以爲爲
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爲之亦勞
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傅以燕牛之
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
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
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
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
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
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旣堅舍矢旣鈞言射有法也
頌曰晉平作弓三年乃成公怒弓工將加以刑妻往說
公陳其幹材列其勞苦公遂釋之

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

札甲葉也太平御覽引蔡
母濼注曰札鎧也鎧卽甲

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

御覽引蔡母濼
注曰繁人官名

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

大雅行葦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
履此引以爲公劉之事蓋魯詩說也

而絕纓與飲大樂

纓冠纓也事見韓詩外傳上文
盜食馬肉反飲之以酒見史記

昔帝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茨以茅葦蓋屋也采木似椽以為椽不加斲治也等階級也三等言卑也

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韓詩外傳曰太山之

南鳥號之柘是也觀陰陽察視其陰陽也向日為陽背日為陰考工記曰必矩其陰陽

糊以阿魚之膠藝文類聚引阿作河與韓詩外傳同北堂書鈔仍引作阿阿魚未詳疑作

河者是御覽引蔡母遂注曰燕角善楚筋細阿膠粘也

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如拒言力勇也

附枝不敢縱也左手不知挽不動也韓詩外傳曰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枝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越絕書曰左手如附泰山右手如抱嬰兒此諸文不同其意皆相近如拒之拒御覽引作矩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媯景公有所愛槐使人

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

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

媯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

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為老而見奔殆

有說內之至哉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

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為公民見陰陽不調

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蘖

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故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

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為六畜傷民

人不爲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
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
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爲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
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
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嫡之
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
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
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
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
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
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
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
命晏子出景公卽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
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
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頌曰景公愛槐民醉折傷景公將殺其女悼惶奔告晏
子稱說先王晏子爲言遂免父殃

傷槐行之女也名婧

晏子春秋無衍婧之名
此載其名又失其姓也

植木懸之

樹木以表槐
懸令其上也

使吏拘之

拘執也

始有說內之至哉

始有說言女必有解說也內與納同內之言令女人也至哉言趣之

來也凡作三句讀

昔者宋景公之時

宋景公在齊景公之後景子春秋無此以下文

是逆民之明者也

明猶著也

楚野辨女

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穀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怨妾豈

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今子列大夫而不爲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慚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辨女能以辭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頌曰辨女獨乘遇鄭使者鄭使折軸執女忿怒女陳其冤亦有其序鄭使慚去不敢談語

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

昭屈景楚之公族大家非鄙野之人此稱未聞

妾已極矣

極猶窮也言狹路窮極無可避也

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

子者尊之之稱引猶卻也言子之僕不肯少引卻是

其過在僕

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今書洪範作毋虐鳧獨虐本或作侮此鰥寡亦

但微弱之稱耳既云有夫即非鰥寡明矣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澆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璵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澆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邱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邱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

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
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邱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
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此之謂也

頌曰孔子出遊阿谷之南異其處子欲觀其風子貢三
反女辭辨深子曰達情知禮不淫

過阿谷之隧隧道也文選注引
隧作隊音義同耳

見處子佩瑱而流太平御覽引瑱
作瑣瑣半璧也

我思譚譚夫子曰譚譚韓詩外傳作潭潭蓋皆潭潭
之借音耳說文云潭火熱也疑作燂為是

隱曲之地韓詩外傳地
作汜此誤

授子貢觴授當作受
字之誤也

抽琴去其軫軫之言軫所
以戾絃者也

不拂不寤私復我心寤觸悟也拂寤皆乖違之
意私復韓詩外傳作和暢

陋固無心韓詩外傳作
僻陋無心

過賢則賓賓禮
敬也

抽絺綌五兩絺綌所以當暑葛越之屬也五兩
五尋也雜記曰束五兩兩五尋

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命婚姻之命也名男
女有行媒相知名也

此言己已有夫
卻其禮幣也

不可休息韓詩外傳息作思此魯詩也
當與韓詩同唯毛詩作息耳

趙津女媧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俱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處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其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摻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

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齊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驪右驂牝靡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驪右驂牝驥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居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旣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

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爲夫人君子曰女媚
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頌曰趙簡渡河津吏醉荒將欲加誅女媚恐惶操楫進
說父得不喪維久難蔽終遂發揚

媚懼持楫而走

楫權也所以進船也

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

趙之河津去江淮遠矣禱祠及之蓋望祭歟三淮之名所

未聞焉

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瀝

御讀爲逐逐迎也釐亦福也祝工祝也藝

文類聚引玉作巫此作王者字形之誤耳餘瀝餘酒滴瀝也

非女之罪也

女音汝

媚攘卷摻楫

攘卷見魯季敬姜傳中摻執也文選詩注引作媚攘袂操楫

妾願備父持楫

藝文類聚北堂書鈔俱引備父作備員此作父誤矣書鈔云妾居河濟之

間世習舟楫之事願備員持楫較今本增多十一字而文義尤善也

不穀將行

不穀謙也王侯自稱曰不穀

左驂驪右驂牝靡

驪上當脫牝字靡於馬未聞

左驂牝騏右驂牝驥

驥蓋與騏同

簡子悅遂與渡

遂注引作簡子適之遂與渡蓋副貳之言也

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

太平御覽引綦母遠曰河水激揚濟之不易

升彼阿兮面觀清

阿蓋舸字之誤耳選注引阿作河面作而恐非

妾持楫兮操其維

維繫也詩曰汎汎揚舟綿纒維之

呼來擢兮行勿疑

擢當作權
謂楫也

趙佛肸母

趙佛肸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曰我死不當士長問其故母曰爲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爲之言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爲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爲有說也乃以母無教邪

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爲子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佛肸既叛其母任理將就於論自言襄子陳列母職子長在君襄子說之遂釋不論

趙之中牟宰漢地理志中牟屬河南郡圃田澤在西北

中牟為趙氏邑宰邑長也

以城叛者身死家收收執拘也詩曰此宜無罪女反收之

佛肸之母將論論謂論死也

士長問其故士長理官之長也

襄子出問其故以下文推之出當作使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媚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妒能卽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

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卽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王視其辭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媚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泥附王著薦牀蔽席供執埽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而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為汙桺下覆寒女不為亂積之於素雅

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妾不避此
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
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亾士歎市市爲之罷誠
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冤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
內而衆人莫爲豪釐此妾之罪二也既有汙名而加此
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爲莫白妾之汙名也且
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爲殘妾
既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爲邪破胡最甚王
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
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

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
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
謂也

頌曰齊威惰政不治九年虞姬譏刺反害其身姬列其
事上指皇天威王覺寤卒距強秦

虞姬者名娟之

文選注引
娟作損

九年不治委政大臣

選注引有諸侯並侵之五
字疑在此句下今脫去之

賢明有道

選注引
有作於

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

竟窮治
之也

王視其辭不合於意

疑其辭
不闕實

侍明王之讌泥附王著讌與燕同泥當作昵燕昵親近也附王著當作附著王誤

創其文耳

惓惓之心惓惓猶拳拳也拳拳猶勤勤也明德馬皇后曰違慈母之拳拳乎

而為邪臣所擠擠排抵也

湮於百重之下湮墜也百重之下喻深也

桺下覆寒女不為亂毛詩傳曰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

積之於素雅素猶故也雅猶常也積之於故常言其久也

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妾不避此罪一也姬

北郭先生賢自恨避嫌之不審也瓜田二語出古諺

亾士歎市市為之罷左傳魯文公之夫人姜氏哭而過市市人皆哭疑此事也但亾

士二字未知何字之誤夫子曰亾士歎市疑用伍子胥吹簫吳市事見春秋後語亾士二字非誤也

而眾人莫為豪釐言眾人莫為伸理也豪釐喻微小也賈子新書云十豪為髮十髮為釐

伯奇放野尹吉甫聽後妻之譖逐孝子伯奇琴操有其事也

孝順至明反以為殘殘賊也言伯奇申生皆以孝順誣被殘賊之名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

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
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
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
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爲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
列位矣今夫人不容於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
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
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
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
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
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

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
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
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
好忽所持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
重黃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
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
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
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
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
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

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無鹽之女干說齊宣分別四始稱國亂煩宣王從之四辟公門遂立太子拜無鹽君

齊無鹽邑之女

漢地理志無鹽邑屬東平國今之東平州是其地

白頭深目

初學記引曰作四凹頭頂底陷也後漢書注引作白頭新序同誤也

長指大節

後漢書注引指作壯大節言骨節大也

印鼻結喉

印猶仰也仰鼻露孔也喉咽喉也結喉擁腫也

折腰出背

折腰駝背後漢書注引出作凸凸胸言胸骨突出也

行年四十

初學記引四作三

街嫁不售

街賣也言自誇耀以求售也初學記及後漢書注引街作行

流棄莫執

執猶處也言流離捐棄莫有居處也

於是乃拂拭短褐

褐毛布也短褐言其貧

頓首司馬門外

三輔黃圖宮之外門爲司馬門漢未央長樂甘泉宮四面皆有公車司馬

也門

竊嘗喜隱

隱隱語也

言未卒忽然不見

按此七字新序亦同殆不可曉審爾是通形之術非隱語之謂也竊

詳文義言未卒下疑當作瞑目不見四字此卽所謂隱也

立發隱書而讀之漢書藝文志隱書十八篇注引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

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喻

退而推之新序推作惟

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新序籠作籠蓋與葉同葉房室之疏也言

以琅玕飾龔疏又以翡翠珠璣連絡其間以爲華飾新序幕絡作莫落音義亦同

女樂俳優俳優也優倡優也

四辟公門辟與闢同闢也新序作闢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

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慚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金百鎰往娉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

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慚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尙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爲苛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死國亾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

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尙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慚閔王大感瘤女以爲后由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宿瘤東郭採桑閔王出遊不爲變常王召與語諫辭甚明卒升后位名聲光榮

閔王之后也

閔王宣王之
子史記作潘

女六

三

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也又當作女字形之誤也貞女如召南申女比之

盛服而衛遲其至也衛猶承待也遲其至言以其至為遲也若以下句推之遲疑逮

字之誤逮及也

習為苛文苛煩苛也

後宮蹈綺縠蹈踐也綺文縠也漢書注即今之細綾也縠細縛也縛居掾切聘禮釋文引聲類以為今

正絹字

一立帝號史記潛王三十六年齊為東帝

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死於外燕將樂毅入臨淄潛王亡走之衛又

之魯而為楚將淖齒所弒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齊即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為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柱相國是也

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椽椽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椽椽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明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邱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奈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蜋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以治詩云旣見君子竝坐鼓瑟此之謂也

頌曰齊逐孤女造襄王門女雖五逐王猶見焉談國之政亦甚有文與語三日遂配相君

造襄王之門

襄王閔王之子也

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

復白也輟止也哺咀也北堂書鈔及初學

記引無吐哺二字初學記起下有謹敬二字疑并引注文耳

王何爲遽

遽疾速也初學記引作何足爲貴四字

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椽椽墮則屋幾覆矣

柱楹也棟極也椽椽皆椽也言棟雖居屋中至高之地而必恃柱以爲安若柱不正則大廈傾而椽皆墮屋亦近於傾覆矣屋上則字衍也

比目之魚也

比目之魚不比不行一眼兩片相得乃行合之則美離之則傷者也

賢其夫妻

夫字誤北堂書鈔引夫妻作妻子是

推一而用之

言推擇一人可者而專用之不在多易人

燕用郭隗而得樂毅

燕昭王師事郭隗而樂毅聞風而至也

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螂

之怒而勇士死之

齊桓公設庭燎以待士東野鄙人有以九九見者公因禮之四方之

士相導而至越王句踐出見螳螂怒而舉足將搏其輪於是越王迴車避之而勇士歸焉韓詩外傳越王

作齊莊公

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

葉公子高好畫

龍一旦天龍聞而下之暴倉猝也徵召也須待也頃俄頃也言物理相感召不待俄頃其應甚速也

頌齊逐孤女

逐孤當作孤逐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

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

放逐國既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閒之使其左右

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

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遊五百里之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姦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爲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爲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闕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

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強輔必且殆也牆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內崩壞強秦使人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茲日以甚今禍且構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闕達一患也宮垣衣繡民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飢餓馬有

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
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反者已
定王乃發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爲夫人
位在鄭子袖之右爲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
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喑雨雪
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楚處莊姪雖爲女童以幟見王陳國禍凶設王三
難五患累重王載以歸終卒有功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處處子也莊蓋其姓也頃襄王懷王之子也

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唐高唐也楚襄王遊焉

以緹竿爲幟緹赤色帛也以赤帛揭於竿首爲幟也

滋日以甚今禍且構滋益也構交結也

宮垣衣繡言被土木以文繡也

百姓飢餓馬有餘秣孟子所謂廩有肥馬民有飢色也

王有五患故及三難三難謂魚失水龍無尾牆內崩也

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違禮言不由媒聘

雨雪霏霏毛詩上霏作其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

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灑埽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坐常處下凡為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為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徐吾會績獨貧夜託燭明李吾絕焉徐吾自列辭語甚分卒得容入終沒後言

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

會合也藝文類聚初學記

引會俱作合數音朔類也不屬不繼也漢食貨志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自與蔽薄坐常處下

皆言席也蔽常作蔽言已布席自取蔽薄者又常處下坐示謙

卑也

何愛東壁之餘光

東壁星名猶言四壁耳戰國策曰何愛餘明之照四壁即此事也

辭之輯矣民之協矣

毛詩協作洽

頌終沒後言

夫子曰沒與無同齊人言無如沒謂無有為沒有也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

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毋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刑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緹縈訟父亦孔有識推誠上書文雅甚備小女之言乃感聖意終除肉刑以免父事

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

淳于公名意齊太倉長見史記

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史記文帝四年中人

傳西之長安

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逮及也有罪者追捕及之也

刑者不可復屬屬續也

書奏天子憐悲其意文選注引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

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覺焚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

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又引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

今傳無之蓋脫既上書又歌詩者寫其憂傷之意揚彼激楚之聲故能上動九重下窮三尺一人有辭萬

民賴之矣

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畫衣冠所謂象刑也異章服者所以

愧恥之

今法有肉刑五史記漢書俱作三說者言黥劓二刑左右趾合一凡三也是五乃三字之

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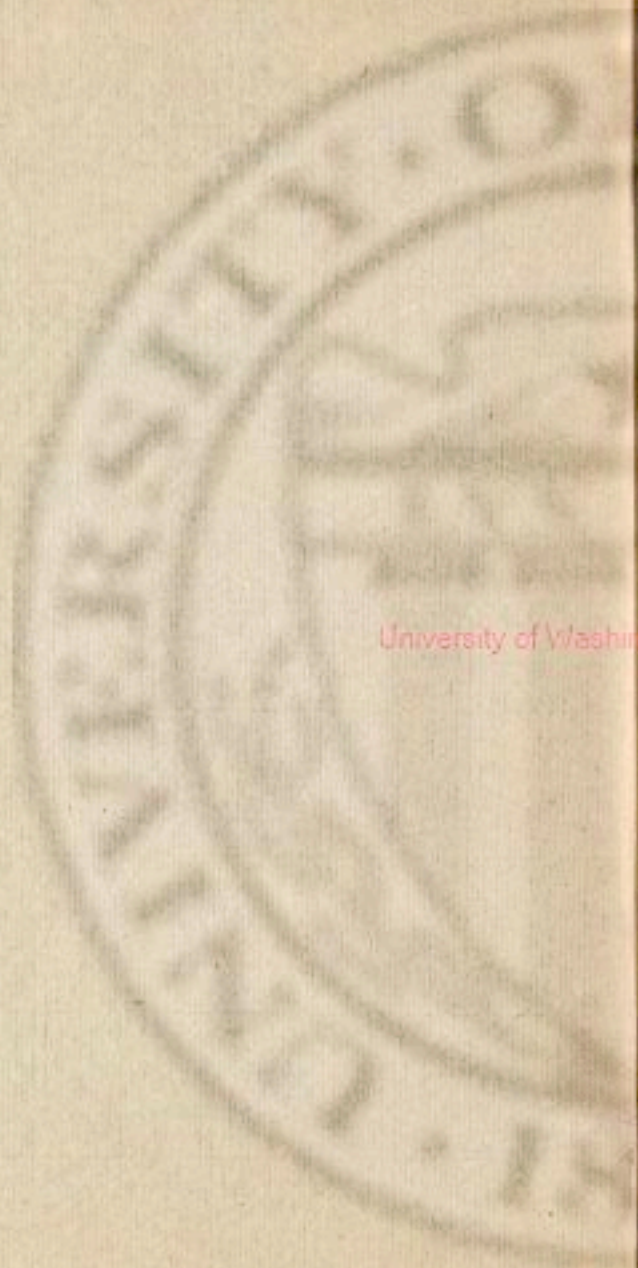
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毋繇毋與無同繇讀為由

終身不息息生也

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別足者鉗鑿人顛頂抽人脅骨皆戰國申商所增肉

刑故刑法志云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是也鉗謂以鐵束其足也

列女傳補注卷六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A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page. The table is empty and appears to be a ledger or record book. The columns are of varying widths, and the rows are separated by horizontal lines. The table is located on the right page of the open book.

CT
3710
W28
1812
V.4

列女傳補注卷七

福山王照圓

孽發傳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
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
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為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
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末喜
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為酒池可以運
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鞫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
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為樂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亾矣

桀曰日有亾乎日亾而我亾不聽以爲妖言而殺之造
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尙不饜召湯囚之於
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
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於
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此之謂也
頌曰末喜配桀維亂驕揚桀旣無道又重其荒姦軌是
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國遂反爲商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

未喜或作妹嬉後漢書注引作桀妃有施氏女也此脫

造爛漫之樂

爛漫言其聲之流浪靡曼也

爲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

韓詩外傳曰桀爲酒

池可以運舟糟卽足以望十里或曰牛飲者以鼻飲也

鞿其頭而飲之於酒池

鞿猶鞿也羈者絡其頭也

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亾矣

韓詩外傳載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

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

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

以臨雲雨言其高也瓊瑤皆美玉以爲飾也後漢書注引

瓊作琤

戰於鳴條

太平御覽引曹大家注曰鳴條南夷地名今按史記集解引鄭注與曹注同

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

淮南子云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此作流

於海誤

頌姦軌是用

軌與完同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於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羣女咸獲所欲積糟爲邱流酒爲池縣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

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爲妖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於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興師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廩臺衣寶玉衣而自殺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以爲亾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其維王之邛此之謂也

頌曰妲己配紂惑亂是修紂旣無道又重相謬指笑炮炙諫士刳囚遂敗牧野反商爲周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

妲己或作妲改有蘇氏女也

手格猛獸

格鬪也言徒手可以搏猛獸

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

史記云使師涓作之鄙作里

紂乃爲炮格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

輒墮炭中妲己乃笑

史記集解引妲己笑下有名曰炮格之刑六字此脫去之索隱

曰鄒誕生格一音閣又云爲銅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與列女傳少異今按炮格俗作炮烙此依宋

本史記改

紂乃登廩臺衣寶玉衣而自殺

廩臺卽鹿臺也史記集解徐廣曰鹿一作

廩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本史記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

神化爲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瘞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瘞櫝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瘞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爲元蚘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旣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栗弧箕服實亾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栗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於褒長而美好褒人媧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媧故號曰褒媧旣生子伯服幽

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爲后廢太子宜咎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卹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湏倡優在前以夜續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菲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其立故太子宜咎是爲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

異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頌曰褒神龍寔寔生褒姒興配幽王廢后太子舉燧致兵笑寇不至申侯伐周果滅其祀

化爲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同其也此下俱鄭語文

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鄭語去下有之字又有與止之三字吉作告

卜請其爨藏之而吉爨龍所吐沫也或曰血也

而藏爨櫝中乃置之郊櫝櫃也置之郊鄭語作傳郊之蓋言傳祭之於郊也

王使婦人裸而諫之化爲元蜃入後宮裸去裳也諫謹呼也鄭語

作不幘而諫之注云裳正幅曰幘蜃蛻也象龍鄭語作蜃注云蜃或爲蚌

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毀毀齒也女子七歲而毀齒十五而

也

先是有童謠曰屢弧箕服

史記童下有女字鄭語注云山桑曰屢弧弓也箕木

名服矢房

褒人殉有獄獻之以贖

殉褒人之名也贖贖罪也

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

燧燧火也夜曰燧晝曰燧皆置亭障候敵

以告警大鼓聲聞數百里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宗周西周鎬京也滅毛詩作威傳云威滅也釋文威本或作滅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為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

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

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

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

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

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

壽已死矣伋子痛壽為己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

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立為太子

宣公薨朔立是為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

後寧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頌曰衛之宣姜謀危太子欲立子壽陰設力士壽乃俱

死衛果危殆五世不寧亂由姜起

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

按詩曰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

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今以傳推之疑詩即為此事而作也必用白旄者取易於識別也以詩言素絲故知為白旄也浚衛之界上邑姜使力士待彼之地也姝忠順貌姝子謂彼子也畀與也言彼四馬白旄忠順之子何故以此與之深痛惜之辭也此蓋出於魯詩之說而劉氏述之與毛詩異也其敘夷姜宣姜與左傳又異蓋皆本於魯詩耳要遮也史記曰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義與此合

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寧

五當作三字之誤也三世謂宣惠懿也戴公昭伯頑

之子也寧安也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

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繻曰

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

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

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

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於

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

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頌曰文姜淫亂配魯桓公與俱歸齊齊襄淫通俾厥彭

生摧幹拉胸維女為亂卒成禍凶

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

禮無歸寧兄弟之文大故謂出也

因拉其脅而殺之

拉折也脅幹也謂脅骨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婦贄不過棗栗以致禮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彰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無乃不可乎公不聽又丹其父桓公廟宮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哀姜驕淫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公薨子般立慶父與

哀姜謀遂殺子般於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爲閔公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卜齮襲弒閔公於武闕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哀姜好邪淫於魯莊延及二叔驕妒縱橫慶父是依國適以亾齊桓征伐酖殺哀姜

莊公之夫人也

莊上脫魯字

大夫夏甫不忌

夏甫氏不忌名也魯語云宗人夏父展又夏父弗忌是夏父展後人此蓋

也誤

婦贄不過棗栗

魯語注棗取早起栗取敬栗曲禮曰婦人之贄脯脩棗栗

男贄不過玉帛禽鳥

禽鳥羔雁之屬獸亦曰禽也

酖而殺之

酖與鳩同鳥羽毒殺人也公羊傳酖作縊

頌哀姜好邪

好當作奸字形之誤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於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乃立驪姬以為夫人驪姬欲立奚

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閒用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閒也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嬖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元空驪姬二格既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對曰吾聞申生為人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君君未終命而歿君其柰何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

姬曰爲民與爲父異夫殺君利民民孰不戴苟父利而得寵除亂而衆悅孰不欲焉雖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彰其惡鈞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此皆爲民而不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柰何而可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曰不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夢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施毒于脯公至召申生將胙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地

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犬死飲小臣小臣死之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國子之國子何遲爲君有父恩忍之況國人乎弑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爾其圖之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吾君不安遂自經於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款使閻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鞭而殺之於是秦立夷吾是爲惠公惠公死子圉立是爲懷公晉人殺懷公於高梁立

重耳是爲文公亂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驪姬繼母惑亂晉獻謀譖太子毒酒爲權果弒申生公子出奔身又伏辜五世亂昏

乃與弟謀曰弟與姊同女子先生謂後生爲姊也左傳曰其姊生卓子此以奚齊卓子俱驪

姬生

一朝不朝其閒用刀閒隙也言不朝之時甚少耳便有乘其閒而用刃中傷之者如

上官桀等詐爲燕王書伺霍光出沐日奏之欲以害光所謂一朝不朝其閒用刀也

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君行強言行篡逆也

苟父利而得寵晉語父作交此字形之謀交俱也

雖其愛君欲不勝也欲貪欲也

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彰其惡良善也言紂之不善假若先時被殺

其惡猶不至於彰聞

鈞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鈞同也假借也言紂若被殺於

子與被殺於武王鈞之死耳而可不廢其宗祀

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弒成晉語曰武公伐翼殺哀侯楚穆太子

商臣也弒成王事在驪姬後此言失矣

申生祭于曲沃歸福于絳福胙肉也絳晉國都也

乃寘鳩于酒施毒于脯晉語毒作董謂藥草鳥頭也鳥頭有大毒能殺人

公至召申生將胙晉語胙作獻謂獻胙也

覆酒於地地墳

墳起也

有父恩忍之況國人乎

言有父之恩而尚忍殺之況能愛國人乎晉語無恩字

乃戮驪姬鞭而殺之於是

史記索隱引作鞭殺驪姬于市今本作是蓋字聲之

誤耳

亂及五世然後定

五世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定也

頌毒酒爲權

權謂譎詐也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而行亂故諡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於叔孫宣伯名喬如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於鄆陵公出佐

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土晉爲內臣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之喬如奔齊魯遂擯繆姜於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亾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

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繆姜淫泆宣伯是阻謀逐季孟欲使專魯既廢見擯心意摧下後雖善言終不能補

故諡曰繆諡法名與實爽曰繆

又貨晉大夫大夫卻犇也

以魯士晉為內臣土事也內臣比於晉臣也

明而逐之明與盟同左傳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遇艮之六六左傳作八此誤

姜曰亾是亾讀音無無是言無此事也舊讀以亾斷句是屬下句非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終左傳作然此誤也然者然上文言有此

四德也

固在下位而有不仁婦人卑於丈夫故云在下位

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放左傳作姤此字形之誤也釋文姤稻叔夜音效正義曰服虔

讀姤為放效之效蓋此本作效因效又誤作放耳

頌宣伯是阻夫子曰是阻疑寔阻字之誤也寔與實古字通阻與阻音義同說文阻驕也文

選詩注阻作阻玉篇阻秦呂切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

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爲大夫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爲之不待幽閒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冶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徵賊泄冶而殺之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徵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廡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

舒定陳國立午是爲滅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天下多美婦女何必取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亾其尸其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媾汝及恭王卽位巫臣媾於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

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誤楚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

陳女夏姬

陳當作鄭字之誤

大夫夏徵舒之母也

史記正義引大上有陳字母下有御叔之妻四字

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

藝文類聚引三下重三字史記

正義亦引三為王后

此脫三字或曰當作一字今作三乃二一兩字之誤併耳二字屬上句一字屬下句

或衣其衣以戲於朝

穀梁傳或衣其衣下有或衷其雖未脫但誤作或裝其

幡又衍蔽膝二字耳

眾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

之字衍

乃使人徵賊泄治而殺之

徵疑徵字之誤徵隱也

使壞後垣而出之

畏人見也此謂一為王后

而與夏姬奔晉大夫

大夫之上脫文左傳遂奔晉晉人使為邢大夫

乃如之人兮

兮毛詩作也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子

淫通於大夫慶尅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闕鮑牽見之

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告孟子

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

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
鮑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別鮑牽而
逐高子國佐二人奔莒更以崔杼爲大夫使慶尅佐之
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尅靈公與佐盟而復
之孟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
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齊靈聲姬厥行亂失淫於慶尅鮑牽是疾譌愬高
鮑遂以奔亾好禍用亾亦以事喪

靈公之夫人

靈上脫齊字

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闕

輦人輓車也闕巷門也與之左傳作與婦人三字此

有脫誤言慶尅與婦人蒙衣爲婦人服而乘輦入闕恐人見也尅左傳作克

而逐高子國佐二人奔莒

自此以下與左傳異不知出何書

頌好禍用亾

好當作好亾當作己竝字形之誤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
有色棠公死崔子弔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旣居其室
比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
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慚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
之宮由臺上與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
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

曰余開崔子之疾也不開崔子與姜自側戶出閉門聚
衆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公請於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請
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
公又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先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
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聞命公踰牆而逃
崔氏射公中踵公反墮遂弑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夫
子棠毋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爲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
大子城少子彊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成有疾崔子廢
成而以明爲後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
毋咎與東郭偃爭而不與成與彊怒將欲殺之以告慶

封慶封齊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
曰殺之於是二子歸殺棠毋咎東郭偃於崔子之庭崔
子怒愬之於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及於此
吾事夫子國人之所知也唯辱使者不可以已慶封乃
使盧蒲癸帥徒衆與國人焚其庫廩而殺成姜崔氏之
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廩皆焚
妻子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
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
敗此之謂也

頌曰齊東郭姜崔杼之妻惑亂莊公毋咎是依禍及明

成爭邑相殺父母無聊崔氏遂滅

既居其室比於公宮

既字絕句居其當作其居文誤
倒耳比近也言其居室近於公

宮

老夫在此未及收髮

老夫謂崔子也託言崔子在
內沐頭未及收髮故且閉戶

崔子之疾也不開

公言崔子方有疾汝乃
託言耳何敢不開乎

公恐擁柱而歌

言公恐懼不得出故
擁柱而歌以自傷

崔氏射公中踵

踵足跟也
左傳作股

大子城少子彊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

左傳城作成
姜生明無成

字

唯辱使者不可以已

唯疑當作誰已止也言誰可辱
使之往者必不可止而不往也

而殺成姜

姜當作彊夫子曰彊姜二字古同聲通用
毛詩鵲之彊彊表記作鵲之姜姜正與此

合

本實先敗

毛詩取作撥
此蓋魯詩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
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聩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於
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聩奔宋靈公薨
蒯聩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者蒯聩之姊也孔文
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
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聩蒯聩曰子苟能內我於國

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盟許以姬爲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與蒯瞶入舍孔氏之圃昏時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胄之士迫其子悝於廁強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蒯瞶遂立是爲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爲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頌曰南子惑淫宋朝是親譖彼蒯瞶使之出奔悝母亦嬖出入兩君二亂交錯咸以滅身

大夫殺孔悝之母

左傳言孔悝載其母伯姬奔宋此云殺之與上言殺夫人南子俱未

見所出

二女爲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

五世謂莊公公于班師公子起出公悼公

凡更五君也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韓王女爲夫人生子章立以爲后章爲太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茗之榮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我羸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

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子而立孟姚爲惠后以何爲王是爲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封章於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羣臣宗室見章儼然也反臣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久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遊沙邱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穀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邱宮詩

日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頌曰吳女茗顏神寤趙靈既見嬖近惑心乃生廢后興戎子何是成主閉沙邱國以亂傾

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瑟史記作琴

顏若茗之榮茗卽凌霄也榮華也史記集解

命兮命兮兮史記作乎

逢天時而生史記無此句集解

曾莫我羸羸莫史記作無羸字不作重文集解

猶盈盈也亦與熒熒聲義同皆言其容體輕麗也

章走主父主父閉之閉史記作開言開門納之也本亦作閉謂閉藏之也二義俱通

乃探雀穀而食之

史記索隱引曹大家注云穀雀子也生受哺者謂之穀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爲春申君舍人乃取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承間謂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立兄弟卽楚更立君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

於楚王楚王必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立爲太子園女弟爲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爲幽王後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爲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爲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餒此之謂也

頌曰李園女弟發迹春申考烈無子果得納身知重而

入遂得爲嗣既立畔本宗族滅弒

今君相楚三十餘年

史記三作二

楚王必妾

據史記必下脫幸字

遂生子悼立爲太子

悼史記作悍此字形之誤

悼立是爲幽王後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爲哀王

幽王下當脫幽王死三字遺腹子名猶幽王母弟也

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

史記云負芻哀王庶兄此言考烈王弟未詳

頌知重而入

重謂懷孕也詩曰大任有身毛傳身重也

趙悼倡后

倡后者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既寡悼

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爲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爲太子倡后既入爲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於王陰譖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爲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爲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亾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七年不能勝秦趙遂滅爲郡詩云人而無禮

不死胡俟此之謂也

頌曰趙悼倡后貪叨無足墮廢后適執詐不慙淫亂春平窮意所欲受賂亾趙身死滅國

倡后者

史記集解徐廣引邯鄲之倡四字當在此下今脫去之

遷立是爲幽閔王

史記作幽繆王徐廣曰又云潛王潛卽閔耳

通於春平君

春平君卽太子嘉也

不死胡俟

胡毛詩作何

頌墮廢后適

適與適同

身死滅國

國字失韻或改作族

列女傳補注卷七

棲霞郝裕衡鑑堂校

列女傳補注卷八

二十傳
無頌

福山王照圖

續傳

周郊婦人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敬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爲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於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

其言詩云取芻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春秋魯昭二年六月

年月二字誤當作二十六年見春秋經傳

尤之曰

尤過責也

取芻不遠

芻毛詩作魯

陳國辯女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鴉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飢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亾而況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旣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辯女者

藝文類聚引辯作辨辨上有陳字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

梅當作棘楚辭注云解居父聘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

子欲與之淫洗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鴉汝獨不愧也据注及此傳所言蓋皆魯詩之說也本爲一事而師授各異故傳述不門耳是有梅之梅或俗本据毛詩安改魯詩二章俱作有棘故云棘上猶有鴉可知梅古本作棘矣

歌以訊止訊予不顧

夫子曰訊俱諱字之誤諱音碎與萃相韻諱告也作訊音義俱

舛矣毛詩誤與此
同楚辭注引不誤

聶政之姊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既終獨有姊在及爲濮陽
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
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暴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
莫知爲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非弟意
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軹深井
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尸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
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
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

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

披分離也戰國策史記俱作皮皮卽披字

耳剔作出腸二字

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

戰國策愛上有不可二字之弟作弟之此誤倒其文耳

王孫氏母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
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
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
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尙何歸乎
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

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
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
之此之謂也

欲與我誅之者袒右

袒衣纒解也右右臂也言袒出右臂以爲表識戰國策有其事

漢書曰爲劉氏左袒本此也

陳嬰之母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爲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
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
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
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曰我爲子家婦聞先故

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
封侯敗則易以亾可無爲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
屬項梁梁以爲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
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
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

棠漢表作堂嬰蓋堂邑人爲東陽令史其母播旌人也播

旌東陽堂邑俱屬臨淮郡

又能守先故之業

先故猶先古也言能守其先世舊故之業

貽厥孫謀

貽毛詩作詒

王陵之母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爲縣邑豪高祖微時
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
與漢爲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
以招陵陵母旣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
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
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
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
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
母之仁及五世矣

陵始爲縣邑豪

邑字衍史記
漢書無之

則東嚮坐陵母

東嚮者尊
禮之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本表
記文

張湯之母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爲御
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悛改後果爲丞相
嚴青翟及三長史所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丞
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
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載以牛車有
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
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

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忒此之謂也

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

湯雖有罪身未被繫繫字誤也漢書但云事下

廷尉

亦何厚葬

葬下疑脫為字漢書作何厚葬為

雋不疑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為吏不嚴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

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

據漢書所上脫有字反舊音轄

不嚴不殘

漢書作嚴而不殘

昊天疾威

毛詩昊作旻

漢楊夫人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

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做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
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做薨益封
三千五百戶君子謂做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
展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做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參猶錯也做與延年共語
夫人從旁參錯之代做許

也諾

展彼碩女

展信也碩大也言信彼大賢之女以
善德來教也此蓋魯詩毛詩展作辰

漢霍夫人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奢淫虐害
不循軌度光以忠慎受孝武皇帝遺詔輔翼少主當孝

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小女
字成君欲貴之其道無由會宣帝許后當產疾顯乃謂
女監淳于衍曰婦人挽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挽
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爲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
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八遂藥弒許后事急顯以情
告光光驚愕業已治衍奏因令上署勿論顯遂爲成君
衣補治入宮具果立爲后是時許后之子以正適立爲
太子顯怒歐血不食曰此乃帝在民間時子安得爲太
子卽我女有子反當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殺太子皇
后數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之光旣薨子禹嗣爲博陸

侯顯改更光時所造塋而侈大之築神道爲輦閣幽閉
良人奴婢又治第宅作乘輿盡繡網鞞黃金塗爲薦
輪侍婢以五采系輓顯遊戲又與監奴馮子都淫亂禹
等縱弛日甚宣帝旣聞霍氏不道又弒許后事泄顯恐
怖乃謀爲逆欲廢天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皆腰斬
而顯棄市后廢處昭臺宮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言
伏於惡不知其爲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霍夫人顯者

漢書注引漢語東閩氏以顯以婢代立

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

監當作醫醫或作鑿以形近監而誤也

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

外感傳太醫上有并合二字注引晉灼曰大丸今澤蘭丸

之屬

奏因令上署勿論

据外戚傳當作因令奏上署勿論傳寫者誤倒其文耳

幽閉良人奴婢

霍光傳作幽良人婢妾守之此脫守之二字

盡繡網鞞黃金塗爲薦輪

畫霍光傳作畫此字形之誤也鞞作馮薦輪上有鞞

絮二字此脫誤作爲字耳網與茵同車席也鞞音伏又音被車具也亦作鞞

侍婢以五采系輓顯遊戲

霍光傳系作絲戲下有第中二字

言伏於惡不知其爲過

伏習也言習慣爲殘賊之行不自知其所行爲過惡

嚴延年母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姬延年爲河南太守所在名爲

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爲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爲言之後歲餘爲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

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其嚴母之謂也

東海號曰萬石嚴嫗

嫗母也嚴東海下邳人五子俱二千石故號曰萬石

論府下

漢書作會論府上

欲就延年臘

臘建丑之月祭名家人因飲酒聚會也

閉閣不見

閣門旁戶也小閣謂之閣

因爲御歸府舍母畢正臘

延年因自爲母御車歸府舍母意不樂臘及正歲禮

畢母便去也正讀如字又音征

去汝東海

海當作歸見漢書

爲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

府丞名義上書言事曰章結結正其罪也

寧自全矣

全毛詩作今此誤

漢馮昭儀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月爲美人生男是爲中山孝王美人爲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園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慚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爲昭儀隨王之國

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月爲美人

美人長使婕妤皆婦

官名元帝加昭儀

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

昭儀

下脫等字當熊上脫前字

明年中山王封

中山當作信都此時封信都王至河平中乃徙封中山見外戚傳

王章妻女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爲書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泣

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於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爲鳳所舉意不肯附會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流涕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猶是爲鳳所陷事至大逆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曰平日坐獄上聞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將軍閱章無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衆庶

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爲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遭咎也

仲卿爲書生

書當爲諸聲之誤也男子稱名婦人稱字上句王仲卿之妻及此句仲卿俱當

作章稱字蓋失之矣

臥牛衣中

漢書集注牛衣編亂麻爲之即今俗呼爲龍具者

尊貴在朝廷

漢書尊上有京師二字廷下有人字此脫去之

事成當上

事封事也言封事既成當奏上之

章猶是爲鳳所陷事至大逆

猶與由同事當作罪

平日坐獄上聞呼囚

坐獄謂罪名所坐收禁獄中者也坐獄二字連讀漢書平下脫

日字坐誤作生說者遂以平生爲先時殊失之也宜據此傳以證漢書之脫誤

衆庶給之

給與也言衆庶俱冤章給與其財產田宅也

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

卷舒猶屈伸也

班婕妤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況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爲小使俄而大幸爲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詩及窈窕德家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於女寵婕妤進

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妒譖訴婕妤云挾邪詛呪考問班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爲也上善其對而憐閔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妒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俶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層成既過幸於非

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
陳女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
袞豔之爲尤美皇英之女舜兮榮任嬖之母周雖愚陋
其靡及乎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繁華之
不滋痛陽祿與柘觀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
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遂奄莫而昧幽
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尤奉供養於東宮兮
託長信之末流供酒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
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元宮兮幽以清應
門閉兮禁闔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
屋蔭兮幃帷掩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
悴際兮絜素聲神眇眇兮密靖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
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顧
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壹過兮
若浮已獨嚮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娛精兮極樂與
福祿兮無期綠衣白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
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君子謂班婕妤好辭同輦之言蓋宣
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譖定
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
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憫兮赫兮咍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始選入後宮為小使

小當作少使位第十一等

每誦詩及窈窕德家女師之篇

家漢書作象此字形之誤窈窕德象女師

皆古詩篇名不知出何書

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妒

妹當作姊外戚傳作弟驕妒二字下文方見疑

此衍也

挾邪詛呪考問班婕妤

呪俗祝字也婕妤二字應作重文此脫

荷性命之俶靈

俶善也經傳假借作叔耳見說文解字

奉隆寵於層成

層外戚傳作增層成漢宮名

申佩離以自思

離與縞同詩曰親結其縞

悲晨婦之作戒兮

婦人專男子之事比於牝鷄晨鳴也

哀褒豔之為尤

豔外戚傳作閻是也谷永傳閻妻驕扇說者謂是魯詩也毛詩作豔妻此

疑据毛詩改耳尤尤物也

美皇英之女舜兮

女尼據切舜當從外戚傳作虞女虞與下句母周相比對也

雖愚陋其靡及乎

靡及言不及古人也乎當作兮字形之誤耳

閔繁華之不滋

繁與蕃同滋生也此言己生子不成比於蕃華易落也

痛陽祿與柘觀兮仍襁裸而離災

觀外戚傳作館陽祿柘館俱離宮名

生子於此仍失之也襁當作縑襁縑小兒衣也離遭也

遂奄莫而昧幽

奄外戚傳作掩掩不明也與昧幽義複作奄為長奄猶忽也莫讀為暮奄

暮忽然
晚暮也

重曰重猶亂也亂者理其繁辭重者申其餘意

廣屋蔭兮檐帷晻外戚傳作廣室陰兮帷帷暗此蔭誤從草耳晻與暗同

感帷裳兮發紅羅紛悴際兮紈素聲帷裳裳正幅也紅羅當作綺羅

此與外戚傳俱誤作紅耳悴際與萃蔡同外戚傳作絳縹文選琴賦注又引作翠榮俱新衣聲也紈亦素也齊人

工作之

思君兮履綦綦音其履飾也

雙涕下兮橫流外戚傳無下字

綠衣白華外戚傳衣下有兮字此脫

寡李之行也寡李未詳

漢趙飛燕

趙飛燕姊姊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也

飛燕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帝常微行

出過河陽主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

弟復召入俱為婕妤好貴傾後宮乃封父臨為成陽侯有

頃立飛燕為皇后其弟為昭儀飛燕為后而寵衰昭儀

寵無比居昭陽舍其中廷彤朱殿上漆砌皆銅沓黃金

塗白玉階壁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玉明珠翠羽飾

之後宮未嘗有焉姊姊專寵而悉無子嬌媚不遜嫉妒

後宮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謂帝曰常給我從中

宮來今許美人子何從生懟手自剄以頭擊柱從牀上
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爾帝曰我欲
語之反怒爲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如是不食謂何陛
下常言約不負汝今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
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之上者無憂也
乃詔許氏夫人令殺所生兒革篋盛緘之帝與昭儀共
視復緘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
偉能御幸生子帝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殺之宮未
殺昭儀怒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黃門奏事曰陛下無繼
嗣子無貴賤唯畱意帝不聽時兒生八九日遂取去殺

之昭儀與偉能書及藥令自死偉能得書曰果欲姊姊
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
乎乃飲藥死自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是
使成帝無嗣成帝旣崩援立外藩仍不繁育君子謂趙
昭儀之凶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
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
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成帝嘗微行出過河陽主

外戚傳河陽作陽阿說者以河陽爲後人所改然五

行志及荀悅漢紀亦俱作河陽

其中廷彤朱殿上漆

廷與庭同彤朱以赤色飾地卽丹墀也殿上以髹漆爲飾

砌皆銅沓

砌階砌也外戚傳作切沓合也以銅合其砌縫

黃金塗白玉階

塗路也言中庭之路以黃金為飾敷上之階以白玉為文復說上事也

壁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壁玉明珠翠羽飾之

釭車轂中

鐵也壁中橫木如帶以黃金飾其外如釭形因謂之釭故服虔注曰釭壁中之橫帶也緣服此注有帶字而流俗傳寫漢書遂衍作壁帶誤矣函猶銜也釭作圓孔於中銜美璧為飾玉字衍也其旁又以明珠翠羽連綴為飾

常給我從中宮來

給欺誑也中宮皇后宮也

懟手自捫

懟怨也捫與擣同手推也外戚傳懟下有以字此脫去之

陛下自如是不食謂何

如是指許美人事也言陛下自己要如是耳不食亦何謂

也如是之如外戚傳作知字誤

乃詔許氏夫人

氏夫人三字蓋美人二字之誤行

革篋盛緘之

外戚傳革作葦二字形近疑作革是也緘束也

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

額當作額壯髮者額上髮多覆下故曰壯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瀆

瀆毛詩作頻即瀆字之省耳瀆古瀆字也瀆水厓也

孝平王后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為人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禮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尙書令納采太師大司徒大司空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遣司徒司空

左右將軍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公第司徒授璽
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前殿羣臣就
位行禮畢大赦天下賜公卿下至趨宰執事皆有差后
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
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
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因廢疾不
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
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
之行不爲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汚者矣詩曰髡彼
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爲人婉淑有節行

外戚傳淑字作慈音於計切亦通作慈應訓靜也或作嫗其音同耳

故文選注兩引之一女史箴注引漢書作婉嫗有節操又引曹大家注婉柔和嫗深遠也一洞簫賦注引曹大家注曰應深遠也音翳是應嫗字通故兩存之今本作淑或後人妄改其文宜据漢書選注還曹本之舊焉

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

外戚傳無只字不知何字之誤衍

四十人皮弁素積

外戚傳作四十九人此脫九字耳皮弁以鹿皮爲冠也素積素裳也

賜公卿下至趨宰執事皆有差

外戚傳趨作駟疑此本作趨趨駟音近字

通耳詩曰蹶維趣馬

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

外戚傳豫作祿飾二字此豫卽祿字之誤又脫飾字

耳祿服飾也急就篇云祿飾刻畫無等雙

因廢疾不肯起

外戚傳廢疾作發病

更始夫人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諂邪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之衆起自立爲更始將軍兵威日盛遂自立爲帝以紹漢統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更始視之曰不如此當與霍光等韓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更始意如此更始旣墮於政事而韓夫人嗜酒淫色日與更始醉飲沈湎乃令侍中於幃幕之內詐爲更始與羣臣語羣臣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尚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離畔赤眉入關不能制乃將妻子奉天子璽綬降於赤眉爲赤眉所殺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

首上脫傳字見後漢書

尚書奏事

後漢書尚書作常侍此疑誤

梁鴻之妻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

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賢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其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傳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籠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侯光共遜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

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

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右扶風梁伯淳之妻

後漢書逸民傳淳作鸞

同郡孟氏之女

文選注引女下有也字此脫

七日而禮不成

逸民傳作七日而鴻不答

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

斥遠也偃蹇倨傲也言夫子斥遠數妻不娶已亦偃

蹇數夫不嫁矣

竊恐夫子不堪

堪克也勝也

乃更籠衣椎髻而前

更改也籠與粗同椎髻者言爲髻一撮其形似椎因以爲名太

平御覽引此作荆釵布裙

自名曰運期字俟光

逸民傳作易姓運期名耀字俟光與此不同俟俟字形相近此

當別有所據

後復相將至會稽

逸民傳作至吳不同

雖雜庸保之中

庸用也保任也言為人傭可任用也

妻每進食舉案齊眉

案几屬舉以進食也齊眉言俛首爲恭不敢仰視也或曰案古

梳字此言非矣內則亦云御者舉几几案同類何必是梳乃可舉也

明德馬后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由此見寵時及政事

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是時宮中尙無人事皆自爲舞衣袿裁成手皆瘵裂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雜錯或因有所訴恐萬分見於顏色故預絕其漸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率皆羌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麤疏反以爲綺就視乃笑后曰此繪染

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觀未嘗臨御窗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因陳風邪霧露之戒辭意甚備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畧說大義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疾浮華聽言觀論輒摭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於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冒承聞爲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衣夜起彷徨思論所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己輔佐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弟黃門侍郎訖永平世不遷明帝體不安召黃門侍郎防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參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后詔曰外戚橫恣爲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饑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東修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

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
蒼頭衣綠直領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
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謹耳知臣莫若君況親屬
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修祭祀身
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黍稷身
則衣御府之餘繪尙未足邪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
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于世俗乎先是時城門越騎校
尉治母喪起墳微大後太后以爲言惶懼卽時削減成
墳上下相承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
樂成王八問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
不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平主衣紺
縞直領謫以不得厚賜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教化不嚴
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蠶室濯龍中后親往
來占視於內以爲娛樂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衍衍和樂
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章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
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爲衆女師範在國則可
爲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
其相此之謂也

皆自爲舞衣袿裁成手皆瘰裂

袿婦人上服一曰長襦也瘰陟玉切手足

中寒腫也言自製衣襦忍凍剪裁手爲腫裂也

有司奏立長秋宮

宮名皇后所居也此言請立皇后耳

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

大練以大帛為裙也緣緣邊也言后及侍御者為裙

俱不加緣

諸王親家朝請

後漢書注引漢律春日朝秋日請

未嘗臨御窗

窗牖也言未嘗臨窗窺視

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

及疑從字之誤也言晨起從禽恐犯風邪霧露故戒之

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疾浮華

疾惡也言深惡賦家浮華之辭也後漢書

言后好讀楚辭此傳又言讀楚辭不竟未聞其說

時有楚獄因證相引

楚獄楚王英之獄也因蓋囚字之誤後漢書作囚相證引此誤

倒其文耳

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

財猶僅也言諸子封國僅及楚淮陽

之半耳先帝下言字宜移於淮陽王之下屬下句讀之

吾自束修

束修言檢束修潔也論語云自行束修

身服大練縑裙

縑并絲縑也縑帛也縑者取其厚而堅緻

前過濯龍門上

後漢書注引續漢志曰濯龍園名也近北宮

車如流水馬如龍

後漢書龍上有遊字

蒼頭衣綠直領

直領二字後漢書作鞬字鞬臂衣也以縛左右臂令操事便也此直疑鞬

字之誤領字涉下句領袖而衍耳

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謹耳

言抑絕其歲用經費以愧厲之冀欲以靜默止

其謹謹耳

今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黍稷

珍獻也言今祭

祀之費牲牲則受之大官黍稷又獻於司農

治母喪起墳微大

母即太后之母蘭夫人也後漢書太夫人葬起墳微高

后親往來占視於內

占與覘同覘視窺觀也

梁夫人嫗

梁夫人嫗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于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為太子竇后母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竇后竇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詆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真後

和帝立竇后崩諸竇以罪惡誅放嫗從民間上書自訟

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

皇天授命育生明聖託體陛下為竇憲兄弟所譖訴而

破亾父竦冤死牢獄體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

妾脫身竄伏草野嘗恐歿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

之德攬統萬機憲兄弟奸惡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

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既湮沒不可復生

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

本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即位薄氏蒙達宣帝繼統

史氏復與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

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引見嬀對上泣涕賞賜累億嬀既素有節行又首建此事上嘉寵之稱梁夫人擢嬀夫樊調爲郎中遷羽林郎將恭懷后遂乃改殯於承光宮葬西陵追諡竦爲褒親愍侯徵還母及弟等及既到皆封侯食邑五千戶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還母萬里爲家門開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漢孝和皇帝之姨

母之姊妹曰姨禮謂之從母見釋名

以選入掖庭

掖庭宮中署名也後漢書皇太后紀注永巷後改爲掖庭

爲家門開三國之祚

三國者梁竦傳云封子棠爲樂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

父侯

列女傳補注卷八

福山王餘葛炯夫校勘

列女傳補注敘錄一卷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編撰

第一卷

母儀傳

古列女傳頌義大序一篇小序七章頌一百單五章云劉歆撰大序見前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爲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業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右係頌義小序頌見逐傳篇末

有虞二妃

棄母姜嫄

契母簡狄

啓母塗山

湯妃有嬖

周室三母

衛姑定姜

齊女傅母

魯季敬姜

楚子發母

鄒孟軻母

魯之母師

魏芒慈母

齊田稷母

魯師氏母

補

第二卷

賢明傳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動作有節言成文章咸曉事
理知世紀綱循法興居終日無殃妃后賢焉名號

必揚

右頌義小序

周宣姜后

齊桓衛姬

晉文齊姜

秦穆公姬

楚莊樊姬

周南之妻

宋鮑女宗

晉趙衰妻

陶荅子妻

柳下惠妻

魯黔婁妻

齊相御妻

楚接輿妻

楚老萊妻

楚於陵妻

第三卷

仁智傳

惟若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道禍福所移歸義從
安危險必避專專小心永懼匪懈夫人省茲榮名

必利

密康公母

楚武鄧曼

許穆夫人

曹僖氏妻

孫叔敖母

晉伯宗妻

衛靈夫人

齊靈仲子

魯臧孫母

晉羊叔姬

晉范氏母

魯公乘姒

魯漆室女

魏曲沃負

趙將括母

第四卷

貞順傳

惟若貞順修道正進避嫌遠別為必可信終不更
二天下之俊勤正潔行精專謹慎諸姬觀之以為
法訓

召南申女

宋共伯姬

衛宣夫人

蔡人之妻

黎莊夫人

齊孝孟姬

息君夫人

齊杞梁妻

楚昭貞姜

楚平伯嬴

楚白貞姬

衛宗二順

魯寡陶嬰

梁寡高行

陳寡孝婦

第五卷

節義傳

惟若節義必死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背義誠信勇
敢何有險詖義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如法斯以爲

世基

魯孝義保

楚成鄭晉

晉圉懷嬴

楚昭越姬

蓋將之妻

魯義姑姊

代趙夫人

齊義繼母

魯秋潔婦

周主忠妾

魏節乳母

梁節姑姊

珠崖二義

郇陽友娣

京師節女

第六卷

辯通傳

惟若辯通文辭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推摧一切後不復重終能一心開意甚公妻妾則焉為世所誦

齊管妾媵

楚江乙母

晉弓工妻

齊傷槐女

楚野辯女

阿谷處女

趙津女媠

趙佛胥母

齊鍾離春

齊威虞姬

齊宿瘤女

齊孤逐女

楚處莊姪

齊女徐二君

齊太倉女

第七卷

孽嬖傳

惟若孽嬖亦甚嫂易淫妒熒惑背節棄義指是為非終被禍敗

夏桀末喜

殷紂妲己

周幽褒姒

衛宣公姜

魯桓文姜

魯莊哀姜

晉獻驪姬

魯宣穆姜

陳女夏姬

齊靈聲姬

齊東郭姜

衛二亂女

趙靈吳女

楚考李后

趙悼倡女

第八卷

續列女傳

周郊婦人

續仁智第十二

陳國辯女

續辯通第七

聶政之姊

續節義第十三

王孫氏母

續節義第十四

陳嬰之母

續賢明第十六

王陵之母

續節義第十九

張湯之母

續仁智第十八

雋不疑母

續母儀第十七

漢楊夫人

續賢明第十八

漢霍夫人

續孽嬖第十七

嚴延年母

續仁智第十七

漢馮昭儀

續節義第十八

右十二傳漢成帝前人而無頌

王章妻女

續仁智第十九

班女婕妤 續辯通第十七

漢趙飛燕 續孽嬖第四

孝平王后 續貞順第十一

更始夫人 續孽嬖第十八

梁鴻之妻 續賢明第十七

明德馬后 續母儀第七

梁夫人嫔 續辯通第十八

右三傳成帝同時人五傳後時人而皆班氏
前人或同時人竝無頌

崇文總目序

右列女傳劉向撰後漢班氏注按向作列女傳八篇
一曰母儀二曰賢明三曰仁智四曰貞順五曰節義
六曰辯通七曰孽嬖八曰傳頌

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以為劉
向子劉歆作驥謹按隋書崇文總目及本朝曾校
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
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為一十四篇并傳頌
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
篇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為一篇共計八篇今止依
此將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

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觀者宜詳察焉嘉定七年甲戌十二月初五日武夷蔡驥孔良拜手謹書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攷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亾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竝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

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或有錄而亾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亾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之所畏也顧今天子

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琺瑯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且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

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迷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菲異蓋不可攷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可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敘論

以發其端云編校館閣書籍臣曾鞏

列女傳序

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爲漢成帝光祿大夫當
趙后姊娣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其文美刺詩書已
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效者故有母儀賢明仁
智貞慎節義辯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
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云然
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并頌爲十五卷
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其同時人五傳其後人而通題曰
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撰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

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予以頌攷之每篇皆十
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
爲斷也頌有齊倉公女等亦漢時人而秦已上女史見
於他書而此顧不錄者猶衆亦不特周郊婦等四人而
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祕閣呂
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
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
側然崇文及三君北遊諸藏書家皆無此本不知其傳
果向之頌圖歟抑後好事者據其頌取古佩服而圖之
歟莫得而攷已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

序散亾脫繆於千歲之間幸存而完者此一書耳復爲他手竄疑於其真故并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爲八篇號古列女傳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故云餘二十傳其文亦奧雅可喜非魏晉諸史所能作也故又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嫵等以時次之別爲一篇號續列女傳余友介甫嘗謔余曰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証其君迂哉其所學也子何區區喜治之邪余以謂先王之俗旣熄學士大夫誦詩書修仁義進取當路之功有卓犖顯赫若不可攀者試窮其迹其不槩於聖人多矣然聖人之道亦未嘗廢狂狷也況女子哉且其所立其惡

者固足以垂家國之戒狂者雖未中禮義而壹志於善行成於房闈使其皆遭先王之俗追琢其質而充其美自家形國則雖列於賢妃洎臣著之詩書可也余是以閱其不幸而與向之舉於其君固有直諒多聞之益也竊明而存之以告後世君子何尤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長樂王回序竝撰

列女傳補注敘

列女傳補注者補曹大家注也古之注此書者隋志有趙母高氏文選注有虞貞節惟大家之注至北宋猶存見於史記正義選注所引凡有數處今不敢自名爲注

故題曰補也照圓六歲而孤母林夫人恩勤鞠育教以讀書嘗從燕閒顧照圓而命之曰昔班氏注列女傳十五卷今其書亾如能補爲之注是余所望於汝也照圓謹志之不敢忘分陰邁邁奄忽四七寸草盟心遂成銜恤追省前言恒隕越以滋懼不揣愚蒙略依先師之誥用達作者之意凡所詮釋將以通其隱滯取供唵諷至於義所常行或傳記成文舊人已注則皆闕而弗論誠知疏陋無能纂續前修庶幾念昔先人少酬明發之懷補注成請夫子辨析疑義時加訂正無隱乎爾竊所欣慕焉嘉慶十年八月四日福山王照圓撰

列女傳補注敘錄一卷

海陽趙銘彝鳳崖覆校

列女傳補注校正

棄母姜嫄傳

汝居稷

臧庸案居蓋后字之誤史記五帝本紀亦作汝后稷是古今文皆作后字也古天子諸侯

卿大夫皆有君稱君之為言主也故夔亦稱后夔矣鄭注云汝居稷官猶此傳下文云其後世世居稷居稷之文當因此致誤稷為天官故有君稱后稷之文其來已久考證之說蓋未可從

頌懼棄於野

庸案野乃隘字之誤隘與野俗音相近遂誤作野詩生民所謂誕寘之隘巷是

也一恤畢皆脂類隘从益聲屬支類古支脂通

鄒孟軻母傳

師事子思

庸案子思大壽然以年計之孟子終不及師事也史記以為師事子思之門人是

孟子曰不敏

庸案庸著拜經日記向以敏為衍字淺人妄增人

女校

周南之妻傳

王室如毀庸案毀恐即燬之省借字也

宋恭伯姬傳

使下而有知庸案下當為死字之譌謂先君宣公也

周幽褒姒傳

褒姒滅之庸案威古滅字毛詩古文故作威韓魯詩今文故作滅毛傳以今證古故曰威滅也

魯之母師傳

使明請夫人王念孫案明請二字義不可通明疑朝之誤

周南之妻傳

頌凡事遠周念孫案周當為害上文害字凡兩見是其證隸書害字或作𠄎與周相似又涉

上文周南而誤

晉趙衰妻傳

與人勤於隘厄念孫案困厄字古通作隘疑此文本作與人勤於隘無厄字今作隘厄者後人妄記厄字因誤入正文耳古無以隘厄二字連用者

魏曲沃負傳

關雎起興念孫案文選注引此起興作預見是也漢書揚賜傳曰康王一朝晏起關雎之見徵後漢曰見幾即此所謂預見也今作起興者後人不曉魯詩之義而妄改之耳王伯厚詩考引此尚作預見

乘居匹處念孫案乘居之義與經言乘馬乘禽乘矢乘壺之屬小有不同彼謂四此謂二也方

言曰飛鳥日隻鴈日乘廣雅曰匹乘二也乘居猶匹

處耳鴻烈秦族篇云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

雌雄之不乘居也義與此同今
本乘誤作乖爾雅翼引此已誤

齊孝孟姬傳

母醮房之中

念孫案當作
母醮之房中

梁節姑姊傳

子在內中

念孫案內中之中非衍文古者謂室為內
書大傳曰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

為內五分其內以一為高史記淮南傳曰閉太子使
與妃同內漢書鼂錯傳曰家有一堂二內是也內中
室中也韓子內儲說篇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
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史記封禪書曰有芝生
殿房內中續外戚世家曰女亾匿內中牀下漢書武
帝紀曰甘泉宮內中產芝顏籀曰內中謂後庭之室
也是也

齊宿瘤女傳

遲其至也

念孫案遲其至也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
詞遲猶比也此年之比及言比其至而宮中

皆駭也漢書高祖紀沛公乃夜引軍還避明圍宛城
三市言高祖夜引軍還至宛城比及天明已圍城三
市也史記高祖本紀沛公乃夜引軍還避明圍宛城
以遲明為欲天疾遲明文類皆以通小司馬謂此至天
將軍驃騎傳遲明行二百餘里義與此同又南越傳
遲且城中皆降伏波言比及旦明而城中皆降伏波
也外戚傳遲帝還趙王已處言
比及帝還而趙王已處也

齊東郭姜傳

唯辱使者不可以已

念孫案唯與雖同崔杼怒其二
子於慶封欲封使人討之故曰

雖辱使者不可以已也古書雖字或作唯說
見鄙著戰國策考正計聽知覆逆者一條下

賢明傳頌義小序

妃后賢焉

念孫案賢當為覽字之誤也此云妃后覽
焉下云夫人省茲又云諸姬觀之觀省覽

女校

義竝相
近也

秦穆公姬傳

衰經履薪王引之案左傳衰經與履薪為二事此文合為一殊不可解或衰經在履薪之下衰

經以迎作一句後人誤倒其文也

上天降災引之案上天降災以下三十餘字俗本左傳即據此增入

京師節女傳

使要其女為中譎引之案譎乃訶之誤訶伺聞之謂也漢書淮南王傳為中訶長安

有虞二妃傳

選于林木馬瑞辰案路史引作遜于林木

棄母姜嫄傳

性明而仁瑞辰案路史注引作性敷而仁

契母簡狄傳

與其妹娣浴於元邱之水瑞辰案路史引作娣妹浴於元邱之水今本作與其

妹娣誤也又案妹娣一人耳呂氏春秋音初篇云有娥氏有二佚女鴻烈墜形訓云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注云簡翟建疵娣妹二人皆謂簡翟與其妹為二史記三人行浴三當為二之譌補注分妹娣為二似誤

立子生商瑞辰案呂氏春秋音初篇注引詩亦作立子生商無帝字

啓母塗山傳

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瑞辰案路史注引列女傳言娶四日而去治水

啓既生呱呱據此是古本辛壬癸甲下當作禹去而治水啓既生呱呱泣云云今本誤以既生啓移於辛

壬癸甲之上又以禹去而治水誤移於啓呱呱泣之下遂覺別有異說矣又案頌以辛壬癸甲禹往敷土接於維配帝禹之下足證劉向亦謂娶四日而往治水今本實有譌脫矣又案路史后趨注趨列女傳作嬌亦今本所無

夏桀末喜傳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

瑞辰案路史復伐蒙山得妹喜焉注引列女傳以爲有施得之

鞫其頭

瑞辰案路史注引作絡其頭